民國叢書

第三編

·76·

歷史·地理類

朱筠年譜　姚名達編

汪輝祖傳述　瞿兑之著

章實齋先生年譜　胡適著　姚名達訂補

崔東壁年譜　姚紹華編

俞曲園先生年譜　徐澂輯

沈寐叟年譜　王蘧常編著

林畏廬先生年譜　朱羲胄編

上海書店

朱筠年譜

姚名達編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版影印

序

這本小小的書，竟費了我四年的功力：

當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我因根究章實齋的學術淵源，開始作朱筠的研究。自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十六日，寫成了一部朱筠年譜。那時的用意原是幫助章學的探討，而所採的史料又僅限於笥河文集，既未旁搜博考，亦不知朱筠的偉大程度達何境界，故梁任公先生見了此譜時，親筆批曰：『爲朱筠作譜，頗有無益費精神之嫌，，但借此以鍛鍊作史之才，未爲不可耳。』我也因此說：『到章實齋的研究完畢時，那朱譜也可以銷燬了。』

但是任公先生曾鼓勵我說：『章實齋值得有人終身研究，』我的『章實齋』研究也迄今不曾完畢，因此朱譜不但不曾銷燬，而且因讀書日多而益覺朱筠的偉大，而隨時訂補，竟不能不費兩個月的功夫去整理一下，重寫一番。

現在我可以說：

朱筠是乾嘉樸學的開國元勳，

朱筠是乾嘉樸學家的領袖。

清代樸學的祖師，一般人推爲顧炎武、閻若璩，這固然不錯；但樸學之所以發達，成爲一種學派，完全因清廷開館採輯永樂大典纂修四庫全書，（註一）造就了一個校書做學問的環境，（註二）所以稍有天才的人都跑到京師來校書，（註三）稍有學問的人都利用這個機會來做訓詁考證之學。（註四）而提議開館校書採輯永樂大典的人就是朱筠。（註五）朱筠不但有此大功而已，並且隨時隨地鼓勵別人去做這種事業，（註六）用心盡力幫助別人做這種事業，（註七）所以做這種事業的人都推他爲盟主，（註八）而社會上一般人號通經博古之士爲朱派，（註九）朱門弟子著錄的有五六百人之多。（註十）單就四庫全書一役而論，總纂官紀昀是他的同年，陸錫熊是他的弟子，總閱官朱珪是他的胞弟，莊存與是他的同年，提調官劉謹之、劉種之，協勘官程晉芳、任大椿、梁上國都是他的弟子，纂修官如戴震、姚鼐、邵晉涵、周永年、翁方綱、曹錫寶等都是他的至友，分校官如王念孫、馮敏昌、溫汝

适等都是他的友生，（註十一）他自己也親預其事，（註十二）直接間接的功勳已是不可數量了。再就他培植後學而論，如戴震、王念孫、邵晉涵都曾在他的幕府，因他的揄揚而成名，（註十三）汪中、黃景仁、章學誠、洪亮吉、李威、吳蘭庭、楊師會、武億等，不但常在幕府，以成學問，且有長寄門下，相依爲生，至二三十年之久的。（註十四）當時學者間接受其影響而有造就者姑不具論，（註十五）僅數其門人著述已極可驚。章學誠之史學，洪亮吉之地理學，任大椿之禮制學，錢坫之文字學，程晉芳、武億之經學，黃景仁之詩歌，孫星衍之訓詁學，江藩之傳記學，汪中之諸子學，汪輝祖之姓氏學，皆卓卓有名，傳於後世。而其始皆直接朱筠之傳授啓發，方得有成。（註十六）所以我們若通讀乾嘉學派的著作及其傳記，便可知道朱筠對於當時學風實有莫大的影響：他一面既提議開館校書，造就了校書的環境；（註十七）又復授徒養士，造就了養士的風氣。（註十八）所以他的確是乾嘉樸學的開國元勳，亦卽樸學家的領袖。惟有他才可以籠罩當時一般學者，擔當這個名義。（註十九）

* * * *

但是他，做安徽學政時，曾因公事不合程式，驟降四級，雖然僥幸恢復了編修的職銜，（註二十）又

因不能順承時相的私意，(註二十一)所以終究不能得志。一方面，他只注意培植人才；公事以外的時間多消磨於詩酒文會授徒訪友，(註二十二)所以無暇專心著述。因此，朱筠的名字，不大爲後人所知，而他的偉績大功亦幾乎被別人略奪。(註二十三)其實，我們研究學術史決不專從著述去觀察學者，尤其決不因官銜的大小而異樣看待。況且朱筠倘使稍微遷就些，一帆風順，做個大學士，總裁官，也不過百十人中之一而已；(註二十四)他縱使終日矻矻，著書滿家，也不過千百人中之一而已。我們今日研究清代學術史，推求其發達的原因，勢必歸功於四庫全書館之成立；(註二十五)若問建議開館者是誰，舍朱筠外，還有第二人嗎？我們今日研究乾嘉學者傳記，至章學誠、洪亮吉、武億等百數十人，推求其成功的原因，勢必歸功於朱筠；若問當時友生最盛而成績又最著者爲誰，亦惟曰：『舍朱筠外，皆不及也。』(註二十六)

*　*　*　*

以上所說，是我徹底研究朱筠之後，對於他的認識；並不是先有了這種成見，然後去找證據。而我做這年譜，也祇是一種研究學術史的工作，並不是專爲表彰個人。所以我不單寫他的好處，並且

寫他的壞處；只要他原是什麼樣子，我就把他寫成什麼樣子；大而豐功偉烈，小而瑣懷逸事，我都把他的眞相寫下來。而尤其注重的是他的友生活動狀況，所以將他死後的餘響寫至數十年後，並且附錄幾種表格。我覺得若不如此去寫，單看他的生平，還不能看見他的偉大，還不能了解他的價值。但因要如此寫，便困難多了。從前我曾經說過朱譜做來很容易，所以說到章實齋的研究完畢後，就可以銷燬；現在卻因日積月累成之不易，拿來做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參考書又很有用處，所以又「敝帚自珍，」想留爲世用了。

* * * *

現在，敬以此小冊子，求教於海內外學者，且以紀念梁任公先生：承他的批改和指導，這小冊子才得成功。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姚名達序於上海。

註一　未修四庫全書以前，未嘗無樸學家，然亦各自閉戶自修而已，未有大規模的工作，未有多數人的附和也。自四庫館

開，才士雲集，校讎著述，遂成風氣。此事吾有詳明之考據，記於中國史學年表；又有通括的敘述，著於中國史學史。

註二　四庫館羅括有學之士，優予位祿，使得安心校書，不憂衣食。而纂修等官又各自出資，延聘貧士，代爲校書；這個環境造出的人才委實不少。章氏遺書周書昌別傳敘此情形甚明。

註三　如洪北江年譜所述洪亮吉入京校書之事，即其一。以吾所知，不下數十人。章氏遺書周書昌別傳已敘此種情形。

註四　在四庫館者如戴震、王念孫等，未入館者如錢大昕、王鳴盛等，皆借有祿可食有書可借的機會，來做學問。

註五　詳情見本年譜乾隆三十八年下。

註六　如章學誠、汪中、洪亮吉等，都因他誘掖而發憤著書。

註七　貧士無力學者，皆資助之。如黃景仁、武億皆是。兩當軒集庚子歲暮懷人詩尤其可證。

註八　見汪中上朱先生書，江藩漢學師承記。

註九　見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李威從遊記。

註十　據李威從遊記。翁方綱哭竹君詩則謂『門牆著錄到千人。』今猶可考者尚一百餘人。

註十一　其關係詳見本譜及附表。

註十二　見四庫全書職名。

註十三　見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李威從遊記，段玉裁戴東原年譜。

註十四　如楊師會。

註十五　如阮元輯經籍纂詁。

註十六　各人均有自述本年譜亦略其事。

註十七　卽四庫全書館。

註十八　此後如畢沅、阮元、謝啓崑、曾燠、孫星衍皆能羅致博學之士於幕下，校書著書，卽受朱筠的影響。前此此風不盛，由朱始然。汪中上竹君先生書可證。

註十九　論學問，當時經學推戴震，史學推錢大昕、邵晉涵，然皆專心學問，各得一偏。惟朱筠主持風會，雄長壇坫，盡交名碩，力引後進，最爲當時所推。蓋其度量寬大氣魄飛揚，能兼容並包，不徇一隅之見，故其門人分道揚鑣，無所不備，而同輩友朋亦無間言也。

註二十　見本年譜乾隆三十八年。

註二十一　見本年譜乾隆三十一年。時相指于敏中。

註二十二　諸家傳記皆述其盛。凡大人物不能著述，多因酬應。

註二十三　梁同書名人尺牘說紀昀建議輯錄永樂大典中佚書吾已辨其妄於乾隆三十八年下。

註二十四　朱筠弟珪官至大學士，其對於社會的貢獻，就不如筠之大。

註二十五　洪亮吉邵學士家傳可證吾說。

註二十六　戴震等門徒不多，震之徒且多從朱筠學；筠之徒既多，且多與震等爲同黨，同有功於樸學；同時亦以門徒衆盛稱者爲王昶，而僅以詩教；故朱筠之徒，堪屈首指。

朱筠年譜

目次

朱筠年譜

先世述略

朱筠先生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順天大興人。其先世自南宋以前，無可徵考。南渡時，自中州遷於浙東之蕭山。嗣有福三公者，自蕭山七都朱村橋移居同縣越寨，是爲始祖。一傳進八公，再傳寧二公，三傳至德三公，始定居同縣黄閣河，其時約當明洪武永樂間。歷公六公、常二公、登大公、丙十一公，凡八世皆業農，逸名字，但傳排行。丙十一公生長十六公，名應龍，字近山，嘉靖間生，萬曆間卒。子倫七公，名道聰，字懷山。子英三十二公，名尙絅，字日章，明末任漕河遊擊。子雄二十四公，名必名，字顯之，清初北遊京師，交結賢豪，數致千金，輒又散之，其卒也，貧無以斂。配白夫人，生子登俊。登俊公未冠喪

父，卓犖有奇志。康熙丁丑，知湖北長陽縣，務與民休息，不爲煩苛操切。嘗於官舍之西北隅，築環翠亭，盤池蓺花，暇憩其上。歲時令節，則置酒食召父老，問所疾苦，具得其情。問有能飲酒者，輒極歡盡醉而罷。在官十二年，以母憂去，縣民爭送數百里外不絕。服除，補四川珙縣知縣，留家於京師。在川數月，內遷中書科中書舍人，卒於官。元配何夫人，生子文炯。繼配馮夫人，生子文炳。文炳公字豹采，即筠之父也。以康熙丙子生，一年而隨父之長陽，早歲入學，敏異過人。師授以經書，令手寫之，盡卷不誤一字。自是作書未嘗有一字之訛。歲壬辰，入籍大興，補順天府學生。執經高安朱軾之門。嗣又從宜興儲大文受業。爲諸生久之，年三十餘，竟不獲一鄉舉。乃以廩膳生貢國子監，試八旗教習。期滿，當需次爲縣。會歲乙巳，登俊公卒，無環堵立錐以遺其子，有女九人在室者尚四五。文炳公哀禮竭蹷，殯事初舉，次第擇配嫁其姊妹。時與名流往來上下其議論。雍正乙未，就吏部銓選，分發陝西，以知縣試用。陝甘總督岳鍾琪一見奇其才，檄署咸寧劇縣。會西陲用兵，軍書旁午，指揮立辦。改知盩厔，凡七年，多善政。渭濱岸圮，田沒，賦存，民以爲病。公思解其困，偶於署中摩視古碑，知前代有令民墾終南山荒田，得以其賦當渭濱所沒，大喜，趣召吏檢故牘，具得其根柢，乃手自擬稿，請上官轉奏朝廷，卒得免除之令，所生全

者數萬家。時有議鑿終南山以通四川挽輸者，計程近於大路數十日，上官召公示意，謂必可行。公卒吏裹糧纏足入山，備歷險艱，路絕而返，令從者隨繪爲圖，以上上官，具陳此道必不可開狀。上官納讒，責畫者不實，畫者死誓，對如公言，開道之議始寢，陝西人實庇賴焉。知西安府衡水王紹文素有戇夫之號，獨喜公伉直，每見與語，不覺日移，以故公得行其志。迨紹文引疾罷去，後任素疾公，摭他事劾落其職。公怡然曰：「吾爲清白吏，歸教子孫，豈爲失計哉？」時雍正乙卯也。丁巳挈家歸京師，置宅杜門，延師教子，生平力學攻文而連不得志於有司，則以文行之實誨其諸子，而望諸子進身科舉之途。配徐夫人，順天徐覺民之女。有子四：長堂，次垣，季珪，筠其第三子，皆以科名顯，卒稱公志。有女六：長適王啓緒，次適呂元龍，三適何延禮，四適王大鶴，五適張起鱗，未嫁卒，六庶謝氏出，適王振翩。公卒時，筠年已三十六歲矣。本篇參考朱珪知足齋文集……竹君朱公神道碑，章學誠章氏遺書朱先生墓誌銘，朱筠笥河文集先府君行述，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王昶春融堂集翰林院編修……朱君墓表，鑒別鎔鑄而成。



年譜

清雍正七年己酉（西曆一七二九）六月六日生時（西曆七月一日）大興朱筠先生生於陝西盩厔縣署。據朱珪知足齋文集卷三翰林院編修誥授中憲大夫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先叔兄朱公墓誌銘。諸傳誌狀文並同，無異詞。

先生之父文炳公年方三十四，任盩厔知縣。據笥河文集卷九先府君行述

母姓徐。上同

有兄二：堂，垣。上同

友人錢大昕年已二歲。（戊申正月初七日生）據王昶錢君大昕墓誌銘紀昀年已六歲。（甲辰六月十五日生）據朱珪紀文達公墓誌銘戴震年已七歲。（癸卯十二月二十四日生）據洪榜戴東原行狀袁枚年已十四歲（乙未三月初二日生）據方濬師隨園先生年譜

雍正八年庚戌（西曆一七三〇）先生二歲

在盩厔縣署。

雍正九年辛亥（西曆一七三一）先生三歲

在盩厔縣署。

正月十二日未時，弟珪生，字曰石君。據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

姚鼐亦以是年生。知足齋詩集卷四末首

雍正十年壬子（西曆一七三二）先生四歲

雍正十一年癸丑（西曆一七三三）先生五歲

友人翁方綱生。國朝漢學師承記

雍正十二年甲寅（西曆一七三四）先生六歲

此三年均在盩厔縣署。

雍正十三年乙卯（西曆一七三五）先生七歲

父文炳公罷縣，出居社學。笥河文集卷九先府君行述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 學堂之東偏有古椿樹，先生間從兄垣嬉戲其下，捕蟋蟀草間，且捕且問兄，『嚮晨張氏第十姑之夫巴陵知縣世芳有書來言姑母死矣，書稱韓文公曰：「雖萬乘之公相，不以一日輟而就」吾母讀之而歎。此何語？韓文公，何人也？』兄曰：『文公，唐之大文人也。弟他日讀書，能爲斯人之文乎？』因爲先生具言韓愈之藍關，貶潮陽踪跡，即起翻架上書，抽安溪李光地所編韓子粹言示先生。先生仰天而呀。笥河文集卷九先兄仲君行狀

名達案：先兄仲君行狀述此事云：『雍正甲寅，筠六歲，先大夫罷縣，出居社學。學堂之東，……

筠仰天而呀，至今記憶之。』此文作於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先生已四十五歲，距此事已三十九年，『記憶』自然模糊，故不可信。考先生先府君行述云：『府君之罷官也歲在乙卯，年四十。』其文作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較前文早九年，當較可靠。證以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雍正十三年乙卯，府君五歲，先祖罷官，』益確然是乙卯而非甲寅矣。

是冬，父挈全家去盩厔，過臨潼，浴於驪山之溫泉，至涿州，寓丁惇五家。（年載據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事實兼取笥河文集卷七進禨亭記。）

名達案：進禨亭記云：『九歲侍先大夫官盩厔罷歸，過臨潼，浴於驪山之泉。』當係遠年記憶之誤。九歲始至京師，非九歲始自盩厔歸也。

乾隆元年丙辰（西曆一七三五）先生八歲

寄寓涿州。（朱文正公年譜）

八月己卯，高安朱軾若瞻卒，年七十二。（張廷玉朱文端公墓誌銘）

乾隆二年丁巳（西曆一七三六）先生九歲

父挈家歸京師，置宅於日南坊李鐵拐斜街之北，名曰雙槐書屋。閏九月，延國子生定興人史猶興若豪課先生兄弟讀書。（除根據下列案語諸文外，並參考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笥河文集卷十二編修蔣君墓誌銘，卷十三史先生墓碣銘。）

名達案：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云：『九歲至京師』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云：『九歲入都』，笥河詩集卷五禹城界上遇雨詩云：『我從九歲歸，』笥河文集卷九先府君行述云：『其歸以丁巳』，先兄仲君行狀云：『丁巳歸京師，』是則丁巳始家京師，決無可疑。而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所云『丙辰回京師』者，或不可信。

乾隆三年戊午（西曆一七三八）先生十歲

仍從史猶興讀書。（史先生墓碣銘）

會稽章學誠實齋生。（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

興化任大椿幼植生。（章氏遺書任幼植別傳）

乾隆四年己未（西曆一七三九）先生十一歲

仍從史猶與讀。史先生墓碣銘

乾隆五年庚申（西曆一七四〇）先生十二歲

冬，師史猶與辭館去。史先生墓碣銘

乾隆六年辛酉（西曆一七四一）先生十三歲

通五經，學爲文。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

乾隆七年壬戌（西曆一七四二）先生十四歲

夏，父延舉人秀水蔣德敬持課先生及弟珪讀。德爲縱談古今，時時奬誘之。或小不合，呵責若風雨

之至。先生父待師甚重，且謹，惟恐不當意。母爲師設食，必手治之。德嘗曰：『蒸雞子，必用箸調之，度三千箸，乃可食。』先生母從之。顧謂諸子曰：『若輩幸得名師，我豈惜手指力耶？』德聞而施教益至。然負氣峻急，不願久館於人，僅三月，遽辭去。（笥河文集卷十五蔣秋涇先生傳）

乾隆八年癸亥（西曆一七四三）先生十五歲

與弟珪並從學於嘉興朱矩堂。矩堂詔之曰：『不讀線釘書，無益也。』（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文成斐然，父大喜，賜以硯。（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母徐太夫人患乳岩，經年，諸方不治。有巫言：『有所親者，夜夜焚香一束，跪祈禱，可瘳。』先生兄垣夜夜長跪，竟香燼。母卒不愈，遂於七月逝世。易簀時，泣隕如雨，曰：『外王母客棺留楚，能返葬者，乃我之子。我死瞑矣，兒其勿忘。』回眸指篋，哽不能語。既斂，啓篋，有金五百，以貽舅氏，舅氏不受而卒歸其母之棺。（笥河文集先府君行述，先兄仲君行狀，朱珪知足齋文集竹君朱公神道碑，祭徐舅母婁恭人文。）年十五六，即喜韓愈詩，取而學之。（笥河文集卷五陳涵一詩序）

是年，餘姚邵晉涵與桐生。錢大昕邵編修墓誌銘

乾隆九年甲子（西曆一七四四）先生十六歲

自母沒後，與弟同臥起，夜讀古書，手抄默誦，雞鳴不休。是年，珪遂病，而先生愈強力。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

始抄存所作詩歌。笥河詩集始於甲子

江都汪中容甫，桐城姚鼐姬傳，皆生於是年。國朝漢學師承記

乾隆十年乙丑（西曆一七四五）先生十七歲

師朱矩堂辭館歸嘉興。朱文正公年譜

四月先生從仁和吳光昇槃潭學爲制義，始知朝夕讀金聲子駿陳際泰大士之文。笥河文集卷十五吳槃潭先生哀辭

四月二十三日，偕趙本嶓子厚呂某軼凡遊金魚池，翌日作金魚池賦。見笥河文集卷四，是爲先生最早之文。

六月，吳光昇辭館去。吳鶴渾先生哀辭

故從顧光河丕受業。筍河詩集卷一乙丑八月十五夜對月聯句，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

十月，服除，應郡試。府丞石首鄭其儲擢先生弟珪第一，先生稍次。兄弟偕謁，其儲笑曰：「是皆美才，弟可先兄耶？」告之學使臨桂呂熾。十二月，院試，呂熾遂擢先生第一。試鵬翼搏風歌，大奇之，徧告同僚主考者。朱珪知足齋文集竹君朱公神道碑，太常寺少卿鄭公墓誌銘。

一日，鄭其儲來先生家坐廳事，先生父命三幼子出謁，其儲大詫曰：「君奈何凍裂吾莊？」父愕然，其儲徐曰：「此三進士吾莊也，速衣之裘。」父笑諾，先生兄弟乃服羊裘。知足齋文集太常寺少卿鄭公墓誌銘

是冬，始見昌平陳本忠伯思本敬仲思兄弟，執手憐愛若兄弟。筍河文集卷六書陳仲思所贈書後，章氏遺書卷十八陳伯思別傳。

十一月二十二日，偃師武億虛谷生。朱珪知足齋文集卷五前博山縣知縣詔起引見武君墓誌銘

乾隆十一年丙寅（西曆一七四六）先生十八歲

正月某日順天府尹常州蔣炳曉滄邀其同鄉劉綸程景伊錢維城莊存與莊培因設筵召先生兄

弟面試，劉綸授題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驚喜。明日，皆來過訪。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江藩漢學師承記卷□朱筠傳。
自是歲起，先生授課生徒，連年不絕。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乾隆十二年丁卯（西曆一七四七）先生十九歲
與弟珪同應順天鄉試，珪取第六名，先生落第。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
九月，謁劉統勳，卽呼校讎連日，每爲先生小設酒。笥河詩集卷十四觀劉文正公書貫休羅漢語

乾隆十三年戊辰（西曆一七四八）先生二十歲
先生復從蔣德學，德亟賞先生而責珪嚴，不少假辭色。朱珪知足齋文集卷六跋蔣秋涇師詩鈔
弟珪會試中式，殿試，賜梁國治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笥河文集先府君行述，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
祖母馮太夫人卒。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

乾隆十四年己巳（西曆一七四九）先生二十一歲

春，親迎妻於寶坻王氏。外舅王詢字舜夫，其長女適固安楊維喆，次女適豐潤曹燕，三女適先生，幼女適寶坻劉傳經，其子振聲、振翮、振翽。笥河文集卷九王母高太夫人行狀，卷十二外舅王舜夫先生墓誌銘，卷十六祭外姑王母高太夫人文。

秋，攜妻往寶坻王氏。臘月再往。祭外王姑解太夫人文，祭外姑王母高太夫人文。

兄堂以綱目三編告成，以繕錄官議敍揀發江西補新建丞。笥河文集先府君行述

八月十八日，桐城方苞望溪卒，年八十二。雷鋐方望溪先生苞行狀

武進黃景仁仲則生。黃仲則年譜

乾隆十五年庚午（西曆一七五〇）先生二十二歲

秋，與兄垣同應鄉試，垣中式，編修秀水鄭虎文薦先生卷，不售。笥河文集先兄仲君行狀及墓誌銘，先府君行述，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是秋，省外氏於寶坻。祭外王姑解太夫人文

大學士諸城劉統勳延先生於家，修盛京志。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朝廷討論典章制度，統勳有所咨訪，先生輒舉所學以對，每見採用。其意有不合，固執以爭，必伸所見然後已。統勳性嚴毅，凡所論白，雖同列不敢輕易往復。先生獨執經生之口，無所唯阿。統勳亦虛衷納焉。章氏遺書卷十八朱先生墓別傳

弟珪知足齋詩集始於是年。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

四妹適王大鶴。笥河詩集卷二羽壻顧妹述婚四首。

程晉芳魚門下第歸淮上，先生送之，有詩二首。見笥河詩集卷二

是年錢大昕入京。錢竹汀先生年譜，國朝漢學師承記。

乾隆十六年辛未（西曆一七五一）先生二十三歲．

是夏，四妹適王大鶴者卒。笥河詩集卷二哭四妹七首

秋，楊師會雩泉從先生遊，住先生廳西小軒，凡二十餘年。笥河詩集卷五留京華及門諸子

兄垣成進士，分發山東，得濟陽知縣。笥河文集先兄仲君行狀及墓誌銘

弟珪散館，授職編修。朱文正公年譜

乾隆十七年壬申（西曆一七五二）先生二十四歲

三月，應順天鄉試。見笥河詩集卷三哭同年龔予鮮五首

十月二十六日，同姓中黃叔之官蕭山教諭，先乞訪問先世譜牒，爲書數則，見笥河文集卷八並贈詩四首。見笥河詩集卷二

十一月，兄堂自江西以官事至京，留家一月。笥河詩集卷二，文集先府君行述。

是年，御試翰林，弟珪擢侍講。朱文正公年譜

張模元禮翁方綱覃溪成進士，改庶吉士。知足齋文集卷三吏部稽勳司郎中張君墓誌銘，國朝漢學師承記翁方綱傳。

乾隆十八年癸酉（西曆一七五三）先生二十五歲

應順天鄉試，中孝感胡紹鼎榜舉人，同考官編修建昌饒學曙，座師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興縣孫

嘉淦，禮部侍郎滿洲嵩壽。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笥河文集卷十三，河南道監察御史胡君墓誌銘。

試後，省外氏於寶坻。文集卷十六祭外姑王母高太夫人文，祭外王姑解太夫人文。

乾隆十九年甲戌（西曆一七五四）先生二十六歲

應會試中式，同考官爲贊善溧陽史奕簪，座師，大學士海寧陳世倌，禮部侍郎滿洲介福，內閣學士武進錢維城。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閏四月，殿試，賜莊培因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同上

同年而有交誼者，嘉定錢大昕曉徵，獻縣紀昀曉嵐，汾陽曹學閔慕堂，青浦王昶蘭泉，高郵沈業富既堂，平遙郭與讓禮賓，江西雷躍龍祖劍，錢塘汪衡岳南，蒙自尹均佐平，攸縣陳夢元體齋，孝感胡紹鼎等。以上各條，根據朱珪知足齋文集竹君朱公神道碑，曹宗丞佟學士戒壇合祠記，內閣典籍尹公墓誌銘。王昶春融堂集翰林院編修……朱君墓表。孫星衍孫淵如文集笥河先生行狀；笥河文集卷五陳涵一詩序，卷六居攝墳壇拓刊石文跋尾，卷十一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先生墓表，

卷十三河南道監察御史胡君墓誌銘，卷十四安平縣知縣郭君墓誌銘，卷十五雷祖劍進士哀辭；笥河詩集卷三獲第後呈房師史贊善先生，卷十五贈沈既堂同年卷十二入四庫館紀曉嵐同年作詩相贈次韻答之，卷十三陳體齋檢討旋攸作詩贈行，卷十六贈曹慕堂同年次其去年自壽韻。國朝館選錄。國朝漢學師承記錢大昕傳，王蘭泉先生傳紀昀傳，阮元沈既堂墓誌銘。

大學士劉統勳喜謂先生曰：『君無復以古大臣責我，老夫無能爲，望君努力耳。』（據李威從遊記）

統勳秉軸已十餘年，先生又故蒙相知，然惟歲時修賀，一至其門，外此絕不通謁。一日，相遇於朝，統勳呼曰：『獨不念老夫耶？』先生正容對曰：『今某服官，非公事不敢輒見貴人，懼人之議其後也。』統勳歎息稱善不已。（李威從遊記）

他日，命先生作哨鹿賦，（見笥河文集卷二）贈以暖翠閣硯。（據文集卷八硯銘）

自是年起，與弟珪同官翰林，共車馬者七載。（據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乾隆二十年乙亥（西曆一七五五）先生二十七歲

仍任翰林院庶吉士。（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正月三日，姊夫呂元龍卒，第二姊百方殉節，得救。（笥河文集卷九庚午科舉人呂君行略）

休寧戴震東原以諸生入京師，（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誤作爲壬午年事）先生及王鳴盛錢大昕紀昀盧文弨王昶皆折節與之定交。（據洪榜戴東原行狀，錢大昕戴東原傳，段玉裁戴先生年譜。）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西曆一七五六）先生二十八歲

仍任翰林院庶吉士。（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兄垣調任長清知縣。（先兄仲君行狀）

第三妹卒。（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

丙子丁丑間，有與賈雲臣論史記書，略云：

「雲臣足下：……前夕足下與鑒戍相過，辯史記之名自司馬遷始，謂古無之，且以周本紀「伯陽讀史記」爲遷所妄加者。雖一時之論，筠頗不以爲然。然足下方持論甚堅，且力筠時亦未有實據以對，恐不足折足下之口而服其心，故辭云「徐考之。」及退而考之，果非也。

「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其所書爲史記，尙矣。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藝文志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史記之名，不始於遷，猶春秋不始於孔子也。

『杜預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孔穎達云：「據周世法，則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修魯史所記，以爲春秋也。」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如二說者，信可謂史記始於遷乎？然足下必謂「二子皆後於遷，承遷說也。」

『孔安國尙書敍云：「先君孔子，約史記而修春秋。」班固贊遷傳亦云：「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然則春秋之先有史記，可謂自遷始乎；足下又必謂「孔傳爲僞作，且安國與遷同時，或附會遷說而爲之。且如是，是亦未得。」

『史記之書之可見而徵者，逸周書史記解：「穆王命左史戎夫，取古之亡國華氏以下二十八君，以爲戒，俾戎夫朔望以聞。」其序曰「穆王思保位惟艱，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逸周書雖後出，然劉向所錄及班固志並著周書七十一篇，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而司馬遷周

本紀述武王克殷事，正與之合。其可以得史記之名所自出矣。

『然筠又有所考者，不獨史記之名，不自遷始，而遷書之名史記，或反出於後世。遷之自敍其父談之言曰：「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又曰：「遷爲太史令，紬史記金匱之書。」李奇注亦云：「遷爲太史令，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此時史記曰「放絕」，曰「紬」，曰「述」，則知當時實有其書而非遷始作之明甚。至其歷舉所著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之名，既列於篇，而又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未嘗自列之爲史記也。班固作傳，亦仍之云：「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述其書，遂宣布焉。」贊稱遷有良史之材，其書善敍事理，謂之實錄。而藝文志春秋家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未嘗言「史記百三十篇」也。

『至隋經籍志云：「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於是並列裴駰徐野民鄒誕生三家所注撰，始以遷書謂之史記。然遷書自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而後人特重其書，以爲自黃帝以來，訖於楚漢，古史記之書，皆賴是以存，遂以史記之名當之，相傳於世。其後韓退之柳子厚出，倡爲立

言明道之文，獨仍其書爲太史而不改。故其言曰：「下逮莊騷，太史所錄，」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尤其足以爲據而無疑者。

「夫古者，曰書，曰春秋，曰史記，曰語，曰志，曰意，曰紀，不同，大抵史家者流，要皆各有承述指義，隨取所得以名其書。非如後人輒喜新異，更自標置，曰吾著某書某名，不惟其實，而名之求，比考其名以求其書之所言，或實不足以稱之。古人不若是也。

「足下當思吾輩讀書，平心博覽，以求古人之用意，猶懼不得。一時放然喜議論，往往是非顚倒，失實不足據。或又從而執之，此大不可。斯辯所爭甚小，然名實之際，好古者所講求。而竊竊大懼足已不學之患將中於是，所當與足下以爲切戒。竊非好辯，實退而反復考之，知其如是，故以聞。幸財擇之。」

名達案：與賈雲臣論史記書，笥河文集不著年月。考笥河詩集卷三丙子年有易水行同賈雲臣龔鑑戊作，記夢同賈雲臣龔鑑戊作，丁丑戊寅二年尙有與龔鑑戊唱和詩歌二首。是則論史記書所云鑒戊，當卽龔鑑戊。而先生與賈龔二人同時交遊之蹟，僅見於丙子年詩句中；與

賈交遊之蹟，外此未見。故論史記書大抵係丙子所作。然丙子以後二年，尚與龔交遊，安知與賈不賡友誼?故亦不能肯定何年也。其書辭氣委係少年人口吻，則可斷言。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西曆一七五七）先生二十九歲

翰林院散館，授職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官，平定準噶爾方略纂修官。笥河文集先府君行述，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名達案：王昶朱君墓表云『君年二十五中乾隆癸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又二年授編修。』又二年授編修，非也。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作又四年，是。

兄堂罷歸。先府君行述

弟珪晉經筵日講起居注官。朱文正公年譜

宛平蔡必昌予嘉始從先生遊，凡二十餘年，關係不斷。笥河文集卷五送蔡生必昌之官屯留序，椒花吟舫小集序，詩集卷四蔡生予嘉用韓韻八疊，卷五懷京華及門諸子，卷十一商家林懷蔡生予嘉。

友人曹錫寶劍亭成進士。知足齋文集卷九都御史曹公墓誌銘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西曆一七五八）先生三十歲

仍以編修充平定準噶爾方略纂修官。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榜書室爲擷英，教授生徒，泊然有終焉之志。章學誠朱先生五十屆風頌辭

春，得日下舊聞初印本四十二卷。笥河文集卷六竹垞先生日下舊聞書後

七月，侍皇帝過昌平湯山，浴於溫泉，至木蘭而歸。笥河文集卷七進襖亭記，

御試翰林，弟珪大考二等，擢遷侍讀學士。朱文正公年譜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西曆一七五九）先生三十一歲

仍以編修充平定準噶爾方略纂修官。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七月，又侍皇帝過湯山，浴於溫泉，至木蘭而歸。文集進襖亭記，東華錄。

夏，兄垣自長淸知縣移疾歸里，築室於故宅之西，晨昏走侍父，不復去。文集先兄仲君行狀

秋，弟珪充河南鄉試副考官，十一月又奉命告祭南嶽衡山。朱文正公年譜

庶祖母李太夫人卒。朱文正公年譜

父文炳公年逾六十，順天每歲再行鄉飲酒禮，必舉公爲賓。自是年起，凡與飲九次，都人傳爲盛事。文集先府君行述

同年武進莊培因卒。文集卷十三河南道監察御史胡君墓誌銘

婺源汪紱雙池卒，遺著甚富，未有知之者。文集卷十一婺源縣學生汪先生墓表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西曆一七六〇）先生三十二歲

仍以編修充平定準噶爾方略纂修官。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弟珪三月充會試同考官，七月授福建糧驛道。朱文正公年譜

章學誠始自湖北應城北遊京師。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西曆一七六一）先生三十三歲

仍以編修充平定準噶爾方略纂修官。竹君朱公神道碑

充恩科會試同考官三月六日入貢院，是役所得士，爲上海陸錫熊，懷寧蔣雍植，奉新鄒玉藻等。據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章學誠朱先生墓誌銘，笥河文集卷十二編修蔣君墓誌銘，卷十三誥封奉直大夫刑部貴州司主事祝君墓誌銘，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鄒愼堂先生墓誌銘，卷十四書蕭山汪氏二節婦事，笥河詩集卷四辛巳三月六日入貢院。

敕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加二級妻封安人。先府君行述

兄堂復起官，補陝西大荔縣丞。先府君行述

夏，弟珪兼攝福州知府。朱文正公年譜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西曆一七六二）先生三十四歲

仍以編修充平定準噶爾方略纂修官。竹君朱公神道碑

正月四日，次子錫庚生。朱錫庚笥河文集序，笥河詩集卷十五第一首。

三月十三日，江永慎修卒。段玉裁戴東原年譜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西曆一七六三）先生三十五歲

仍充方略館纂修官。神道碑

夏，過昌平陳本忠家。笥河文集卷十三封光祿寺署正候選州同知王君墓誌銘

同年，江衡自曲阜至京師，贈先生以居攝墳壇二刻石拓本，先生跋其尾。見文集卷六

兄堂自陝西以使事入京，侍父二月乃去。先府君行述

冬，弟珪擢福建按察使，未到任，即移署布政使。朱文正公年譜

友人姚鼐成進士，授庶吉士。姚瑩姚先生鼐家狀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西曆一七六四）先生三十六歲

是年已有男二：錫卣大樽，錫庚少白。有女四：長許嫁壬戌進士刑部福建司郎中龔廉四子監生怡，

次許嫁丁卯舉人現任江西督糧分巡道魏椿年長子紹源，第三女第四女尚幼未字。而從遊弟子至數十人。笥河文集先府君行述，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父文炳公就居次子垣所築宅。一日，先生與仲兄侍父坐，兄子錫矩趨庭而過，兄竊語先生曰：『若曹何時獲成立耶？』先生曰：『兄學道者，有子則正教之。若私計其成立與否，未爲達道也。』兄曰：『弟言然。』笥河文集卷九先兄仲君行狀，卷十三從子錫矩暨妻姚氏合葬墓誌銘。

九月二十四日，父卒，年六十九。文集卷九先府君行述

十二月，弟珪自福建奔喪歸，與先生聚居者三年。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

伯兄堂早年奉父命出嗣伯父文炯，至是歸宗，挈家室入居日南坊李鐵拐斜街街北舊宅，以垣第五子錫鼎（即錫山）出嗣伯父之子增。文集先府君行述，編修蔣君墓誌銘。

先生挈妻子移居街南肇慶會館之西，榜其室曰椒花吟舫。文集編修蔣君墓誌銘，章學誠贈槐樂亭序。李威從遊記。

乾隆三十年乙酉（西曆一七六五）先生三十七歲

守制居家。（先府君行述）

八月，師史貽興卒，其子兆蘭奉遺命從先生遊。（文集卷十三史先生墓碑銘）

九月，先生自京師遊三盤，迂道過林亭，訪張翊辰。（文集卷六陳木齋先生臨李北海書跋尾）

宛平史積容從先生遊，先生視之如弟。（文集卷十三封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史先生墓誌銘。）

章學誠三至京師，始學文章於先生。（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

友人沈業富出任安徽太平府知府，十六年不遷。（阮元沈既堂墓誌銘）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西曆一七六六）先生三十八歲

守制居家。（笥河文集先府君行述，章氏遺書蔣漁村編修墓誌書後。）

先生此時甚惡輕儁後生，枵腹空談義理，指授學者，皆欲先求徵實，後議擴充。弟子章學誠發心著書，有所撰述，皆求正於先生。（章氏遺書與族任汝楠論學書）

十一月四日，程晉芳馮廷丞過先生椒花吟舫，先生設酒，與及門蔣雍植章學誠蔡必昌吳烺同飲，

中夕縱談，盡歡而散。越日，廷丞作序序其事，先生作椒花吟舫小集序。見文集卷五，並參章氏遺書蔣漁村墓誌銘書後。 其序略曰：

『夫古人豈所號酒徒者徒放然羣居，酣嬉淋漓，索索無用於世，而謂之友哉？其相從而講習之者，既有其本；其相得而措施之者，必有其實；其或無所用，退而相與樂其羣者，必有其故。然其中有時與命焉。所謂時與命者天也。吾聞不貪乎天者，然後可以不失乎己。不失乎己，然後謂之君子。夫苟能內不失乎己而外不貪乎天，以此爲友，斯其所以友者，澹澹然至樂也。一時相會合，相從而友；而其後也散而之於四方，皆皎然不欺其志者也，而要自今日可以信之。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夫詩人之喜，喜其晦而能不已也。晦而能不已者，君子也。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水者，亦不已者也。君子之友，當如水之不已。而其所以友而切磋以學，學而卒可以相信者，當不已如雞鳴之詩。不已故可久，可久故可友。然則吾黨相期許者，如是而已。』

歲杪，服闋，欲不出仕而爲名山大川遊，因向翰林院告假。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西曆一七六七）先生三十九歲

正月十九日弟珪服除覲帝。帝問珪家事，始知先生名，曰：『編修無定額，汝兄宜即補官，不比汝需缺也』珪未即對，帝曰：『非耶？』珪唯曰：『是』。出，告之翰林院，取先生假呈以歸，曰：『兄實無病，倘上再詰，不敢欺也，強爲弟起！』先生不答，既而欣然曰：『汝敗我雅興矣。』全廷煥朱竹君傳，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朱珪知足齋詩集卷四頁三，笥河文集卷十八從子錫庚暨婦裘合葬墓碣銘，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

先生入朝，劉統勳一見遽曰：『汝何謝病？』俄顧先生貌，曰：『豐厚有加。』先生從容對曰：『倔強猶昔。』旁觀咸爲愕然，統勳微頷之，無所忤。章氏遺書朱先生別傳

二月二十一日，弟珪奉旨補授湖北按察使，三月四日出京，明日，先生與兩兄送之長新店。笥河詩集卷四頁三，知足齋詩集卷四。

冬，先生授翰林院右贊善。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

安州張潤本先生癸酉同歲生，己卯舉於鄉，是春從先生遊，稱弟子。笥河文集卷十四處士安州張君墓碣銘

弟子任大椿寄其所撰儀禮經傳考訂若干卷，請先生爲之是正。（章氏遺書任幼植別傳）

弟子章學誠困甚，依先生以居，數爲先生感激言，餘姚邵廷采念魯之學。（笥河文集卷十一邵念魯先生墓表，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西曆一七六八）先生四十歲

正月初十日，御批通鑑輯覽告成，先生嘗充通鑑輯覽纂修官。（御批通鑑輯覽卷首，王昶翰林院編修朱君墓表。）

五月，御試翰林，先生列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章學誠朱先生墓誌銘。）

冬，先生以癸未購自史懋昭之聖教序記歸之門人史積容。（笥河文集卷六聖教序記跋尾）

是年三月，弟珪調山西按察使。（朱文正公年譜）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西曆一七六九）先生四十一歲

欽派先生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科會試同考官。（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章學誠朱先生墓誌銘。）所得士最著者與化

任大椿，國朝漢學師承記任大椿傳，朱笥河先生傳。本先生弟子。章氏遺書任幼植別傳

名達案：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云：『三十四年，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其秋，督學安徽。』「其秋」二字，誤甚。督學安徽係三十六年辛卯秋事，證據繁富，具列下文。

秋，浴於昌平之溫泉。詩集卷六寄懷京華消寒小集諸公索和

是年二月，弟珪升山西布政使。朱文正公年譜

蕭山汪輝祖龍莊以門下門生來謁先生。文集卷十五書蕭山汪氏二節婦事

任大椿既成進士，授禮部主事，分曹學習儀制司。禮部職事清簡，進士分部，多不願居。然禮部四司，儀制祠祭號爲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乃爲見才。大椿願謁先生，欲爲丐部尚書，移司簡曹，且曰：『曹閒多暇，卜居近先生家，每日中可畫諾，歸邸即假先生藏書，竭半日一夜之力，誦且習焉。四分日力之三，則十年守官，猶得七年強半讀書，所獲豈不雋歟？』先生乃曰：『古人仕學不偏廢，且知命者固不求熱，亦豈有意求清冷耶？』大椿唯唯以退。章氏遺書任幼植別傳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西曆一七七〇）先生四十二歲

以翰林學士協辦內閣批本事務。笥河詩集卷五頁一小注

三月，與錢大昕史積容等六人遊西山。詩集卷十二歸自山中來同遊諸子

大比考典試官先生名未上，故事名未上者不得引見。帝問：『朱筠何爲無名？』大臣以試卷糊名對。帝命拆卷一再閱，遽命『考無名者一體引見。』自是考官不論去取皆得引見，由先生始。章學誠朱先生別傳，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名達案：李威從遊記誤記此事於辛卯年，並云其冬遂有安徽學政之命，皆誤也。李威從先生遊，始於甲午，此時尙未識面，故其記載不能全如事實。此事根據朱珪章學誠記載，最爲可靠。

閏五月十五日，奉旨典試福建。詩集卷五頁一

六月，啓程赴福建，門人送至廣寧門外，乘輿循驛道，過良鄉琉璃河平原禹城齊河，渡黃河，過長清泰安，登泰山，過蒙陰，渡沂河，沿途皆有詩歌。皆見笥河詩集卷五其懷京華及門諸子，所懷爲徐昆后山，楊師會雩泉，徐立綱條甫，章學誠實齋，馮廷丞秋山，汪元勳君卣，蔡必昌予嘉，劉謹之樸夫，劉種之存子，尙

元坤仲美，高文潔參之，張世升虞卿，□□□□□十三人。懷學誠句云：『欲殺吾儕總未休，甚都猶爲百綱繆。馮生文史偏多恨，劉氏心裁竟莫收。燕市遊來稀酒客，閩行壯絕憶書樓。憑君檢拂殘魚蠹，有意名山著作不？』

行至宿遷，登舟沿運河南下。七月初，渡江，登金山寺，過常州蘇州，登虎邱，沿途皆有詩。見詩集卷六

旣至福建，在闈中得痢疾，猶索觀試卷不輟。侍者請止，先生矍然曰：『吾受命來校士，一息尚存，敢忘供職耶？』副考官范樸亭歎曰：『至誠君子也。』移坐近先生前，曰：『吾爲君朗誦，而君倚枕聽之，其可爾。』先生悅，相與反覆評騭，又十餘日而竣事。取鍾大受林其宴等八十五人，多老生，自八十歲以下至五十者大半。撤棘闈日，督學阿雨齋謂先生曰：『吾積歲所拔異等之士盡歸珊網矣。』李威從遊記

龍巖李威提吾，亦於此時從遊。同上

歸途，舟過龍游釣臺桐廬富春江錢塘江，皆有詩。見詩集卷六 過嘉興，訪師朱矩堂及其弟坤，同遊澱湖，登煙雨樓。文集卷十二博平縣知縣朱正甫先生墓碣銘 過江蘇，過錢陳羣於揚州。文集卷六題香樹先生壽跋尾 入山東境，有詩寄懷京華消寒小集諸公索和，所懷爲錢載籜石、紀□□心齋、曹學閔慕堂、陳□□裕齋、錢大昕辛楣、馮廷丞君弼、

沈口口南雷、陳本忠伯思、陳本敬仲思、王口口露仲十人。其懷大昕云：

「荒業離羣計未工，泰山北面願差同。鄭君經學專門入，揚子方言絕代通。室置遺書耽落日，入靡折碣犯寒風。閉關囊粟全無策，莫要袁安臥雪中。」見詩集卷六

重過蒙陰泰安長淸禹城，沿途皆有詩。見詩集卷六

冬，還京師。文集卷十二編修林君墓誌銘

是年正月，房師饒學曙霽南卒於北京。朱珪所作墓誌銘

二月十七日，門人蔣雍植漁村卒於北京，後其子如燕乞墓銘於先生，先生適須赴閩，倚裝具草，意不自愜，臨行屬門人章學誠與友人錢大昕更參定之。其後學誠如命以詣大昕，大昕略商數語，不肯涉筆，學誠乃彷彿先生之意而改定之。笥河文集編修蔣君墓誌銘，章氏遺書蔣漁村墓銘書後。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西曆一七七一）先生四十三歲

充辛卯科會試同考官。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主考官劉統勳得一卷，五策淵奧，以示先生。先生曰：「此餘姚邵

晉涵，故知名士。」因力贊拔居第一。及拆卷，果晉涵名。統勳問曰：『學士何所見，不爽如是？』先生曰：『今士之績學者，某莫不與之遊，讀其文，知其學，如覿其面。寧至或失之耶？』（李威從遊記）統勳又得程晉芳卷於先生房，歎賞其詩，自書一紙，偏示同列。（笥河詩集卷十四觀劉文正公書賀休夢羅漢詩）晉涵晉芳皆成進士。

先生校士，恆以對策爲主。嘗謂以此觀士所學之淺深，若持權衡以測輕重云。（李威從遊記）

至是甚得主知，歲持文柄，而所得多著名士，益卓然以韓歐自任，振起古學，獎藉寒畯。有一善者，譽之如恐不及，天下之士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章學誠朱先生別傳。）

遊法源寺，搜得遼金二碑，最後取支後門石洗之，乃唐人石幢也。（詩集卷十二法源寺同看海棠）

九月十五日作改葬遼李公墓記，考證史事，並謂『其葬處云「京東燕下鄉海王村」，當今之琉璃廠爲都人士市肆輻輳之區，冠蓋之所旁午也。又以知遼之燕京在今京師之西北』（笥河文集卷十（此文文集初刻失載，余廷燦以先生所遺搨本還諸錫庚，始得入集）。）

十月奉命提督安徽學政。（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笥河文集卷九先兄仲君行狀。）囑弟子程晉芳史積容收貯家中書籍。（笥河文集卷一購獻遺書摺子）十月十八日，離京。（先兄仲君行狀）友生聯鑣十二乘。一時相傳學使賓從之盛，無有與朱學使儔者。（余廷

燦竹君朱君傳) 仲兄垣送至廣寧門外，朋友門生送者數百人，酌酒爲別。先生言曰：『吾於是役，將使邦人士爲注疏之學，而無不窮經；爲說文之學，而無不識字也。』最後起與兄別，而拜，悲不自勝。(先兄仲君行狀，余廷燦竹君朱君傳。) 沿途過涿州雄縣獻縣恩縣高唐東平滋陽滕縣嶧縣徐州宿州靈璧鳳陽定遠滁州，有詩百餘首。(見詩集卷七卷八) 過南京，(詩集卷十三觀錢蕉經遺像) 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太平就職。(汪中朱先生學政記，笥河文集卷五說文解字敍。) 十二月二十六日，與張鳳翔邵晉涵及弟子章學誠徐瀚莫與儔洪亮吉黃景仁等遊采石磯，登太白樓，有遊采石記，(見文集卷七) 太白樓懷古次東井韻。(見詩集卷八)

晉涵既成進士，不得意，故來謁先生。(章氏遺書周書昌別傳，笥河文集邵念魯先生墓表。) 學誠方學古文辭於先生，苦無藉手，晉涵慨舉前朝遺事，俾先生與學誠各試爲傳記，以資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繫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自是晉涵與學誠論史，契合隱微。(章氏遺書邵與桐別傳) 學誠又盛推晉涵從祖廷采所著思復堂文集，謂五百年來罕見。晉涵甚謙挹，學誠正色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產，不相合也。洪鑪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

來，誰能辨此?晉涵敬諾，(章氏遺書邵與桐別傳跋)乃爲廷釆作行狀，請先生表其墓。(行狀見碑傳集及南江文鈔，墓表見笥河文集卷十一。)

除夕有詩，(見笥河文集卷八末)黃景仁有辛卯除夕呈朱笥河先生詞，調寄賀新郎：(見兩當軒集卷十八)

『一歲過將盡，受幾處飆衝浪打，藥殘炙冷。磨滅三河年少氣，獵獵敝裘風緊。到此地萍蹤方穩。廿載識韓今已遂，把今年除了，心還肯。此間樂，忘鄉井。後堂絲竹喧闐甚。轉眼處陽春已到，丼將痛飲。但使年年常此夜，那用撥灰書悶。絕不似亂山孤枕。畢竟難忘惟結習，繫殘宵，還把長纓請。倘爲我，須臾等。』

先生與錢大昕程晉芳書有云：『甫到江南，即得洪黃二生，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又謂『仲則如閒雲野鶴。』(黃仲則年譜)

弟珪，以六月入覲京師，十月回山西護理巡撫，除夕卸回本任布政使。(朱文正公年譜)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西曆一七七二）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率諸門人以次按試各州縣。茲著其有月日可考者。二月十五，試蕪湖。(見笥河詩集卷九)歷南陵涇縣績

溪。同上 三月試士徽州。文集卷十四汀州府同知吳君墓誌銘 四月三日，試休寧。歷石埭。詩集卷九 六月二十一日試寧國，吳集潭先生哀辭 還太平。秋，歷試池州。詩集卷九 安慶。黃仲則年譜 九月，試六安。十月試潁州。歷壽州，試鳳陽，歷懷遠，試滁州和州而歸太平。詩集卷十

三月五日，與張鳳翔邵晉涵章學誠洪亮吉黃景仁等同遊青山，明日歸，有記。見文集卷七 有詩。見詩集卷九

上巳，大會於采石磯之太白樓，賦詩。詩集卷九，黃仲則年譜。

試士徽州後，登黃山，見詩集卷九 浴於硃砂泉。文集進磯亭記 徽婺源江永遺書，盡讀之而善；嗣又檄徽州府建江永木主，祔祀紫陽書院，風示學官弟子，俾之嚮學。文集卷十一婺源縣學生汪先生墓表

七月十三日，奏請以本官貤贈庶祖妣李氏為淑人。九月十六日，得旨准行。貤贈之廣自此始。李蓋撫先生弟珪者。先生寄書珪曰：『我為弟成其志。』笥河文集卷一請封庶祖母李摺子，恭謝貤贈摺子，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十月，試潁州。亳州州學正宣城王萬年率亳士至潁就試，以其所記張偶姐殉夫事謁先生，二十一日，先生為張女作哀辭，見文集卷十五 且為請旌於朝。潁州府府學教授吳本錫出其所作薛氏兩孝子歌，乞表其遺行，二十二日，先生作和州二薛孝子祔祠碑記。見文集卷十 亳州知州鄭某輯州志，先生序之。

見卷五學生郎駒敍述王女殉夫陳士文始末以告，二十四日，先生表王女之墓而祠之，四方來觀者數千人。據汪中朱先生學政記，墓表在文集卷十一。

冬，試和州，浴於州北之溫泉。卷七進礉亭記

十一月十六日，奉旨飭催督撫學政訪求遺書，先行據實覆奏。先生遵旨覆奏，略曰：

「臣職在文學，自去冬抵任以來，即准部劄，接奉前旨，留心購訪。及臣按試各屬，一縣一州，隨處諮訪，並飭學官諸生各舉聞見所及，無論刻本抄本，取送校閱。其陸續齎到及訪聞現有可采錄者，若安慶則有方以智通雅，方中德古事比，方中履古今釋疑，徽州則有江永禮經綱目，周禮疑義，戴震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寧國則有梅鼎祚算學全書，施閏章愚山集，吳肅公街南集及闡義，太平則有徐文靖竹書統箋，山河兩戒考，鳳陽則有曹楷閔子年譜，潁州則有劉體仁集，六安則有連斗山周易辨畫，廬州則有合肥縣知縣張佩芳陸贄奏議纂注諸書，並皆潛心服古，說有依據，足成一家之言，可備甄擇。其餘前代故書，尙俟漸次網羅，以期充備。其如何辦立章程，開局彙校，一面與撫臣札商務期搜訪無遺，編次有法。……」見笥河文集卷一

諸生先以先生試江以南四府一州之文付刻，而江北諸府繼之，名曰安徽試卷，請先生作之序。見文集卷九

先生廣延知名士居幕下，四方學者爭往歸之。李威從遊記　高郵王念孫懷祖深明六書七音之旨，旁通訓故考據，避禍天長。是冬，跋涉來見。先生敬禮之，時從問字質疑，未嘗以前輩體貌自居。且爲之飛書當路，護持其家。李威從遊記，笥河詩集卷十三送王懷祖。江都汪中容甫才學通敏，素傲睨好詆議人，輒招時忌，無能合其意者。本好詞章，及負笈從先生遊，乃兼治經學。先生亦禮遇之有加，歉焉如弗之及。李威從遊記，王引之汪容甫先生行狀

戴震邵晉涵莊炘顏九苞洪亮吉章學誠黃景仁等皆相從經年，校文不輟。章學誠章氏遺書，洪亮吉北江文集及年譜，邵晉涵南江文鈔，洪北江年譜，黃仲則年譜及李桓國朝耆獻類徵諸人傳。

章學誠始作文史通義內篇三首。章氏遺書候國子司業朱春浦先生書，南江文鈔與章實齋書。

是年，御定平定準噶爾方略告成，凡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編三十三卷。先生嘗預纂修之役。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西曆一七七三）先生四十五歲

正月十八日，作說文解字敍，曰：

「大淸乾隆三十有六年冬十一月，筠奉使者關防來安徽視學。明年，按試諸府州屬，輒舉五經本文，與諸生月日提示講習。病今學者無師法，不明文字本所由生。其狎見尤甚者，至於謟諂不分，鍜鍛不辨，據旁著處，適內加商，點晝淆亂，音訓泯棼。是則何以通先聖之經而能言其義耶？既試歲且一周，又明年春，用先舉許君說文解字舊本重刻周布，俾諸生人人諷之，庶知爲文自識字始。惜未及以徐鍇繫傳及他善本詳校，第令及門宛平徐瀚檢正刻工之譌錯。又令取十三經正文，分別本書載與不載者，附著卷末，標曰文字十三經同異略。可見古人文字承用之意。知者當自得之。爰敍之曰：

「漢汝南召陵許君愼，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乘許沖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

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愼，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愼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齎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九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敍言「粤自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徐鍇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於逵，作此書，正當逵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沖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

『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

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雜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子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衞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奧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陋見，不得而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隃其大要，約有四端：

「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敍曰「其建首也立一爲耑，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敍三卷，本易序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意，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

「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奏春秦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从者，䢔從𨑒徙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剌聲，而改从負，半譌也。舜之爲舜，疐之

爲壺，因之爲曲，爵之爲爵，全譌也。以气化之气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气，於是有俗餼字；以委飼之委當矮，而飢餧之餧遂當委，於是有俗餒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句已从勹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既重其類；堊从土而加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幷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

『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農之从晨，肉聲，玉篇肉囪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囪，」囪一音悤，徐鍇以爲當從囟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徐鍇以爲多與移聲又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㠯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鍇等以爲㠯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從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寘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徐鉉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

『一曰訓註之遺可以補。』易「其牛掣，」一角仰也。爾雅「皆踊掣，」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𢦟黎，」𢦟从戈，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深則砅，」砅从水从石，履石渡水

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𪓰𪓿，」𪓰一爲鼀，𪓰𪓿，詹諸也。「縞衣綥巾，」綥从巾从糸，畀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垗五帝於四郊，」垗，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也。春秋傳「脩涂梁溠，」溠，荊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闕碧之甲，」碧，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㛦矣，」㛦从女，監聲，過差也。孟子「呭呭猶沓沓，」呭呭，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汃國謂四極，」汃从水，八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汃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

「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絜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

「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憾，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瞀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辯。

「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辥从辛爲辠，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朁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曰不宜有，襄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敺禽，辱爲失耕

時，臾爲束縛捽抴，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辠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删。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敍。豈得以勸說穿鑿，橫暴先儒乎？

『至若江別氾派，爲殊孳已，逑救各引，載旆爲坺，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雜陳，姝形備觀，豈容歷百舉一，去都即鄙？又言別指一字，以鎦當劉，以甹當由，以絻當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瀏之从水劉聲，紬之从糸由聲，勉之从力免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間，傳寫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謬矣。

『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不當法古乎？易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費誓之費改爲粊，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粊誓，粊音祕，鄭君說也。童爲男有辠，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敍「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僮，从人，辠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也。即如水部，河水出焞煌

塞外，泑澤在崑崙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

「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丣金刀，謂許君脫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丣聲，丣古酉字，非丣也，讖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眞人；於篆貨或近眞，人泉豈得爲白水耶？五行志獻帝初僮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重字从𡈼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據以爲證。

「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斌，言古未嘗無斌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

「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見笥河文集卷五

因手書是敍而刻之於簡端。名達嘗見此刻本，卷首有先生親書自序。工竣，令各府士子入錢市之。先生性寬仁，不能御下。校官輩徐瀚等又借此抑勒，並於定值外索需。以是購說文者，不無怨聲。然說文之學亦因此大行。洪亮吉書朱先生事爲學六書之學者大啓溝洽。余廷燦朱竹君傳

先生銳然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搜羅逸獻遺文，揚清激濁，表章風化，一切破崖岸而為之。自清廷詔求遺書後，先生欣然謂得行其志，且曰：『此為非常盛典，必當人用專長，書明識職，然後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體而窺天地之純。』（據章學誠朱先生別傳） 因與諸生討論，而上謹呈管見開館校書摺子曰：

『奏為謹陳管見仰祈睿鑒事：竊惟載籍重於左史，目錄著於歷代，典至鉅也，制至詳也。我皇上念典勤求，訪求遺書，不憚再三。凡在鼓篋懷槧之倫，莫不蒸蒸然思奮勉獻一得。竊臣蒙恩，職厠文學，敢竭聞見知識一二，為我皇上陳之：

『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也。漢唐遺書，存者希矣。而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藏書之家尚多有之，顧無刻本，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餘史別，往往卷帙不過一二卷，而其書最精。是宜首先購取，官抄其副，給還原書。用廣前史藝文之闕，以備我朝儲書之全，則著述有所原本矣。

『一、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也。臣伏思西清東閣，所藏無所不備。第漢臣劉向校書之例，外書既可以廣中書，而中書亦用以校外書。請先定中書目錄，宣示外廷。然後令各舉所未備者以獻，則藏弆日益廣矣。臣在翰林，常繙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

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觀者，輒具在焉。臣請勅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爲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

「一、著錄校讎當並重也。前代校書之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校論異同，及殺青。唐宋集賢校理，官選其人。以是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歷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其書具有師法。臣請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準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敍於本書首卷，並以進呈，恭俟乙夜之披覽。臣伏查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卽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則日有課，月有程，而著錄集事矣。

「一、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宋臣鄭樵以前代著錄陋闕，特作二略，以補其失。歐陽修趙明誠則錄金石，聶崇義呂大臨則錄圖譜，並爲考古者所依據。請特命於收書之外，兼收圖譜一門，而凡直省所存，鐘銘碑刻，悉宜拓取，一併彙送，校錄良便。

「臣檮昧之見，是否可採，伏冀皇上睿鑒施行。謹奏。」見笥河文集卷一

是時劉統勳直軍機處，素知先生而不喜此奏，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于敏中獨善先生

奏，與之力爭，卒以上聞。（姚鼐朱竹君先生別傳）

二月初六日奉旨：『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內將永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爲書一節，議請分派各館修書翰林等官，前往檢查。恐責成不專，徒致歲月久稽，汗青無日。蓋此書移貯年深，既多殘闕，又原編體例，係分韻類次，先已割裂全文，首尾難期貫串。特因當時採摭甚博，其中或有古書善本，世不恆見。今就各門彙訂，可以湊合成部者，亦足廣名山石室之藏。著卽派軍機大臣爲總裁官，仍於翰林等官內選定員數，責令及時專司查校。將原書詳細檢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爲校覈。擇其未經採錄而實在流傳已少，尚可裒綴成編者，先行摘開目錄奏聞，候朕裁定。其應如何酌定規條，卽著派出之大臣詳悉議奏。至朱筠所奏每書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敍於本書卷首之處，若欲悉仿劉向校書序錄成規，未免過於繁冗。但向閱內府所貯康熙年間舊藏書籍，多有摘敍簡明略節，附夾本書之內者，於檢查洵爲有益。應俟移取各省購書全到時，卽令承辦各員將書中要旨隱括，總敍厓略，黏開卷副頁右方，用便觀覽。餘依議。欽此。』（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

二月十一日，奉上諭：『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校核永樂大典一節，已降旨派軍機大臣爲

總裁。……朕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爲綱領，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是書旣遺編淵海，若準此以採擷所登，用廣石渠金匱之藏，較爲有益。著再添派王際華裘曰修爲總裁官，卽令同遴簡分校各員，悉心酌定條例，將永樂大典詳悉校核。除本係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意無關典要者，亦不必再行採錄外，其有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啓牖後學廣益多聞者，卽將書名摘出，撮取著書大旨，敍列目錄進呈，俟朕裁定，彙刊剞劂。其中有書無可採而其名未可盡沒者，祇須注出簡明略節，以佐流傳考訂之用，不必將全書付梓。……』

二月二十一日，大學士劉統勳等議奏校辦永樂大典條例，奉旨：『是，依議，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欽此。』（東華錄） 旋簡陸錫熊紀昀爲總纂官，選翰林院及各部博學之士程晉芳任大椿姚鼐翁方綱曹錫寶等數十人充纂修官。（清史稿陸錫熊傳，四庫全書職名。姚鼐由先生及劉統勳薦，以部郎入館。見姚瑩姚先生鼐家狀。）

名達案：先生建議採輯永樂大典中佚書，淸廷因而創設四庫全書處，樸學因而大盛，其功極偉。徒以小故罣誤，一蹶不振，遂不爲世所知。（據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說） 甚至有人奪其建議校書之功，歸之於紀昀者：梁同書名人尺牘紀昀小傳云：『昀在詞垣，奏請將永樂大典內人間罕覯之書鈔錄

流布；既而詔求天下遺書，開四庫館，命昀與陸錫熊爲總纂官。」查清廷於辛卯正月已詔求遺書，然後召還紀昀於伊犂。梁同書乃謂因紀昀之建議而後詔求遺書，其謬顯然。且紀昀建議之紀載，從未見於他書，同書徒以紀昀倖充總纂，遂併建議之功，亦冒歸之，其妄甚矣。展四庫全書第一册，先生奏摺之大要卽巍然列於聖諭中；筍河文集縱泯滅以盡，梁同書烏能一手掩天下人之耳目乎？

名達又案：先生上校書摺子，文集及諸傳記皆未記其年月。惟清帝批示軍機大臣之諭旨，發於是年二月初六日；其前數日，大臣議奏；則先生此摺至遲當以正二月間達於朝廷也。其動機由於詔求遺書；詔求遺書在去年正月，詔催送遺書在去年十一月；則先生草此奏摺至早當在去冬。然自太平至北京，驛程在十日左右；清廷討論此奏既在二月初，則先生發出奏摺必在正月無疑。而王昶作先生墓表，胡適之先生作章實齋先生年譜，俱繫此事於辛卯年下，皆係誤筆，從可知也。

上書請開館校書後，又上請正經文勒石太學以同文治摺子，略曰：

『臣蒙被殊恩，備員詞館，出任學臣。伏念安徽大省，務思仰副我皇上以實學訓迪多士至意。校藝之餘，輒舉御纂欽定諸經及康熙字典與之講習。諸生亦頗烝烝嚮風。第其中詞彩可觀而樸學未盡，每閱數卷，俗體別字，觸目皆是。其尤甚者，瑕瑕不分，諂諂莫辨，據旁著處，適內加商。良由經訓之未深，以致字體之罔定。江南且然，何況小省？其何以識字通經，由鄉會兩試，進應殿廷之對乎？

『……然則欲多士字體之正，非本經文以示之準，或不可缺。……敢請勅下儒臣，取十三經正文，依漢許慎說文，梁顧野王玉篇，唐陸德明釋文，校定點畫，選擇翰林中書之工書者，以清漢兩體書之，摹勒上石，刊於國子監之壁，永永昭示萬世。行見多士益將踴躍，於變於文思之化，鴻都之書，不足道也。臣知識短淺，是否可採，伏冀皇上睿鑒施行。』見笥河文集卷一

旋奉硃批『候朕緩緩酌辦』。此事據江藩漢學師承記，余廷燦朱竹君傳，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知在上書請開館校書之後。

二月，試士和州畢。二十二日，遊天門。次日遊杜村考子塘，觀宋時梅。知州慈利劉長城友人上虞湯鳳翔及門歸安吳蘭庭從游。先生謂梅下宜有亭，長城請建之。先生名亭曰梅豪，有記，考宋人杜默

生卒始末甚詳。文集卷一七頁

介及門章學誠於劉長城，撰和州志。據笥河文集和州梅泉亭記，劉長城係先生同年，和州知州。據章氏遺書章實齋先生年譜，章學誠辛卯至癸巳皆從朱筠游，癸巳春在和州修州志。然則介學誠至和州者，非先生而誰？聘學誠修州志者，非長城而誰？

爲和州辟孝子立祠，植碑冢上，率地方官祭之。汪中朱先生學政記

三月十六日，試廬州畢。笥河詩集卷十一及卷十二法源寺同看海棠 飭強佔包孝肅祠田者歸田於祠。汪中學政記

歷定遠試泗州，聞閏三月四日錫卣生子，過來安，鳳陽而返太平。詩集卷十一及卷十三送王懷祖，黃仲則年譜。

閏三月十四日仲兄垣卒於北京，年五十一。垣字維豐，一字仲君，晚號冬泉居士。治縣長於斷獄。自甲申喪父毀甚，病數作，乃幡然一用心於釋氏之書，掃室獨坐長齋不出。久之，自謂有所得。先生念兄苦行太過，嘗從容爲兄言：『釋氏治心，莊周謂之心齋。不食肉者，彼法中教戒持行，居士或不然。兄何自苦乃爾？』兄曰：『人與萬物，莫大欲壽而惡刑。吾不忍夫以生者而食生者。』有子四：長錫秬，次錫田，出爲從兄增後，三錫召，四錫珏。有女一，嫁劉錫爵。有孫澍。至是卒。四月九日，凶問至太平，先生悲甚，有詩。見詩集卷十一 十三日，作先兄仲君行狀。見文集卷九

贈洪稚存歸，以壽其母。見笥河詩集卷十一

「洪生才如矛，決刺快棘穫。從我我來南，得子色已欣。更有黃生奇，猿骨鶴之筋。二生於常士，兩扛龍文斤。我偕犯天都，蚪虎啗齶齦。試身爭自誇，告我歸慇懃。曰余有母在，登臨省當勤。生母年六十，抱節鞠汝慬。汝父行我書，母之節斷斷。生行顯彰之，有待曙欲昕。成就棟與楠，始見泮一芹。學之博孝備，理順樂且訢。吾不爲危言，歌慰子請殷。」

廣搜遺書大集異等生，設館靑山下，傳抄千萬本。王念孫春去而夏來，精校唐禮。詩集卷十三送王懷祖

是夏，有購獻遺書摺子曰：

「奏爲購獻遺書事。臣前奉諭旨求書，曾據臣按試安徽所屬，聞見著錄十餘種，先行奏明在案。續經撫臣裴宗錫，彙列臣銜，開奏所購八十二種，俱就各府縣所呈送本省近人撰著。臣現在復札商撫臣，設法購訪古本舊書，務期該備。又面諭諸生，令其轉相咨問，果有佳本，徑送學政，開局錄寫，給還原書。庶以仰答聖人念典勤求之至意。江南人士，應令欣然頗有呈送，略可觀採者。臣於歲試訖，暫旋太平，稍爲檢校次第。如此辦理，自較便易。

「卽臣行篋所攜舊書，外間頗稀者，如唐開元禮，許嵩建康實錄，韓愈集五百家注，宋中興館閣續錄，洪适隸釋，張敦頤六朝事迹，元蘇元爵名臣事實，張鉉金陵新志，宋范祖禹太史集，郭祥正靑山續集，金趙秉文滏水集，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等書十餘種，悉付繕寫，彙入安徽所購書內，一併進呈。

「又臣自幼授書籍隸輦下，歲時喜購雋刻逸編，積之三十年，家中間有善本。恭逢我皇上求書盛典，亦願以蠡酌管輝，上資海日。臣自奉命來南，家中故籍，現囑臣門人吏部主事程晉芳，禮部主事史積容兩家收貯。臣程晉芳現在四庫全書館，與充纂校之事。臣謹卽記憶所有經史之外，宋元集部略多，凡得四十餘種，開單呈覽。伏祈皇上可否卽以臣所開單付館，令臣程晉芳等檢取校錄。其可用者，附入全書繕錄進呈，俾陳冊幽光，彰發軒露。臣所抱獻，與有榮施。至其錄訖原本及無用者，仍發交程晉芳等領收。臣謹據所知所見，不敢自祕，據實入奏，伏祈睿鑒，無任悚惶之至。謹奏。」見文集卷一

五月一日諭：「朕……念古今載籍未能蒐羅大備，……爰命四方大吏加意採訪，彙上於朝；又於

翰林院署舊藏明代永樂大典，其中墜簡逸篇，往往而在，並敕開局編校，芟蕪取腴，每多世不經見之本；而外省奏進書目名山祕笈，亦頗裒括無遺，合之大內所儲，朝紳所獻，計不下萬餘種：自昔圖書之富，於斯爲盛。特詔詞臣詳爲勘覈，釐其應刊應鈔應存者，繫以提要，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聚，命爲四庫全書，簡皇子大臣爲總裁以董之。……全書卷帙浩如煙海，將來庋弆宮庭，不啻連楹充棟，檢玩爲難。……著於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爲薈要。……庶縹緗羅列，得以隨時流覽。……著總裁于敏中王際華專司其事。……」東華錄乾隆七十七

六月甲辰，帝諭于敏中福隆安英廉蔣賜棨劉純煒等選派所屬人員，將朱彝尊日下舊聞逐一考覈，分類臚載，編爲日下舊聞考一書。東華錄乾隆七十七

七月戊辰，諭前據四庫全書總裁奏調進士邵晉涵周永年余集舉人戴震楊昌霖等來京，同司校勘。業經降旨允行，但念伊等尙無職任，著試看年餘，如果行走勤勉，實於辦書有益，其進士出身者，准與壬辰科庶吉士一體散館，舉人則准其與下科新進士一體殿試。東華錄乾隆七十七翰詹源流編年

八月，帝諭：辦理四庫全書處將永樂大典內檢出各書，陸續進呈，朕親加披閱，間予題評，見其考訂

分排，具有條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觀，則成於紀昀陸錫熊之手。二人學問本優，校書亦極勤勉，甚屬可嘉。紀昀曾任學士，陸錫熊現任郎中，著加恩授均爲翰林院侍讀，遇缺即補，以示獎勵。翰詹源流編年

秋，發太平，過涇縣，績溪。詩集卷十一

八月，試士徽州，畢，進府士於院堂而面命之。婺源學廪膳生余元遴抱持其師汪紱之遺書十餘帙來獻。先生故聞汪紱之名，至是乃得卒讀其書，善之，悉錄以上於四庫全書館。於時博議偏舉朱熹之徒十五氏，暨紱悉爲之主位，以八月二十日迎主紫陽書院，補祀諸儒之次。先生躬莅將事，大會諸生，匍伏祭奠成禮。觀衆千餘人，咸感激，有泣下者。二童生皤然出其篋中制義棄之，曰：『是不可以言學，吾乃今知所以學矣。』徑以行縢易書數束而去。學官追之，不得。余元遴復具書汪紱事蹟，請先生表其墓。笥河文集卷十一婺源縣學生汪先生墓表，卷十二婺源余生墓誌銘，李威從遊記，汪中學政記。

八月二十三日，弟子汪中上書先生，略曰：

『……昔樹人之計，敬仲期以百年；容善之臣，秦穆思其有利：眼前碌碌諸公，非先生尙誰與任之哉？是故責望愈深，而引之愈力，負累愈衆，而處之愈豪，愛憎毁譽之端，遇之而平，恢奇慢易之

習。投。之。而。融，乞。假。沾。被。之。情。竭。之。而。滿：然。則。先。生。蓋。亦。樂。乎。此。而。不。反。也，斯。其。所。以。大。歟！

『中汩於習俗，碌碌無成，於古人爲學之方，至今歲始窺其門戶。任重道遠，莫能自致；羣疑衆難，就正莫由：其汲汲無歉，可知也。

『里中人事，數月來頗爲衰減；光伯叩城，竟以凍死；楚望談經，終日未飯。恐爲其續，奈何？

『方公有事上之敬，有下士之禮，在公之門者，程檢討及中皆其部民，而中尤有賴焉，被先生之蔭無已也。……』（汪中述學別錄上竹君先生書）

登黃山蓮花峯。（詩集卷十一）試池州。（同上）

九月，試士安慶，爲門人徐瀚所誤，以某生欠考捐貢事，禮部議降三級，當補部主事。（洪亮吉書朱先生事，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先生自去春以來，按試各屬，無暇日。每試一府畢，發放給賞日，黎明卽坐堂，轅門奏樂，重門洞開，學校各官巡捕官以及唱名報案書吏各色雜役無不依次入，肅立左右。諸生自一等至三等以上，加以歲科兩試新進者，不下數百人，必一一呼至案前，舉卷中得失利鈍，詳悉告語。又視其質之所近，

復教以讀何經，習何義訓，視其意有所入，然後遣去。或有手挾經義一編，質疑論難者，先生欣然爲之講解。先生本口吃，人數又過多，以是常至夜分，甚至越日乃罷。（李威從遊記）侍者久之倦，又久之饑，遂稍稍散去。日昃後，惟先生及唱名者一人，諸子執卷以聽者三四人；餘則窺先生仁愛，且不較細故，去已無可踪跡矣。一日，始過午，先生與諸生方講藝，忽有戴笠策杖據案旁箕踞聽者。先生回顧，愕眙曰：「汝何人？何自至此？」曰：「余貿易者，過署外，值重門洞開，無一人，故聊入散步耳。」語竟，復曳杖去。聞者莫不傳以爲笑。（洪亮吉書朱先生事）

先生教不一術，其要以通經習小學爲大端，曰：「讀書不可不識字。」凡所徵引，悉著於錄。慨史文闕略，曰：「稽古莫如金石文，可證經史之譌。」所至披剔榛薜，搜集金石遺文，得三百餘通，爲安徽金石志三卷，拾遺刊謬，俾古事昭晰。於眞文忠公講學丹陽及元張羽奉使不屈事尤覈。（汪中朱先生學政記，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余廷燦朱竹君傳。）

先生在安徽時，嘗訓趙紹祖曰：「讀注疏不得過一葉，習說文不得過三十字。」又曰：「卽不能徧通諸經，但專力於一經，而旁通者必多。」（趙紹祖讀書集）

先生在安徽，有志會纂經籍訓詁，不果。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經籍纂詁序，朱錫庚笥河文集序。

先生既謝使事，安徽布政使楊魁謂曰：『往者士恆喜構訟，自公來而日少，及今殆絕。若是者何也？安徽士陋而人瘠，士無以自贍，而其人又生而聰明，有才辨者也，則不得不依於訟以求食。今公之教，一約之於注疏說文，以竭其才，又量其才而揚之於人，使往學焉以食其業。是安徽多數十百學古之人，又少數十百構訟之人也。卽案牘日省而吾之受公賜者多。』先生曰：『是民俗之淳也，於吾何有哉？』汪中朱先生學政記，重修安徽通志卷一百二十九。

先生欲遍遊東南山水，投所至而休，以帝屢問名，乃嚴程北上。章氏遺書朱先生墓誌銘 十月發安慶。詩集卷十一

王念孫待先生於揚州，同舟北上。詩集十三送王懷祖 沿途有詩。見卷十一

冬還京師，復命得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翰林院編修，在四庫全書館行走。』笥河文集編修林君墓誌銘，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李威從遊記。

先生去任後二十年中，安徽八府有能通聲音訓詁及講求經史實學者，類皆先生視學時所拔擢。先生之課士，其效乃見於十年二十年以後。洪亮吉書朱先生事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西曆一七七四）先生四十六歲

以編修充四庫全書纂修官。（神道碑） 校辦各省送到遺書。（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職名） 兼日下舊聞總纂官。（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笥河文集卷六竹垞先生日下舊聞書後。）

入四庫館時，同年紀昀總纂全書，作詩相贈，次韻答之。（見笥河詩集卷十二）

「我才草草蒯與菅，君姬姜美如蠆鬟。江南君行壁幾碎，我璞一跌亦一斑。乃知鬼神敺吾輩，奇福忌享佳水山。黃海怪發古帝守，九華空立孺子攷。（九華故名九子，以峯形似之也。）兩年耳目絕平淡，放步所到追窮姦。偶然一灘復一洑，所與遊者鷺或鷗。崎嶇巉岨故人隔，幽哉桂樹吾援攀。自謂性命易不悔，何況乘此清風還。聞君昔遊一不顧，閉目西子湖中間。苦唫嘲我費日力，一隙偷向詩書删。我胡能贊君廁席，手不遑暇足暫閒。日高睡爲麋鹿夢，且任呼者來當關。」

正月，翁方綱以詩附粵東金石十餘通見贈，（詩見復初齋詩集卷十一）且索先生安徽所拓石本，先生依韻奉答。

「歸來何事從清話，酬酢陡增金石債。蒲牢難跡堯氏鑿，窣堵易讀陀羅唄。（言鐘文少，幢文多也。）先生示我

粵東路，開拓海濱出湫隘。我搜皖歙萬山中，日取報與渺一介。百涉錦江匡漫滅，三觀雲海天荒怪，欲問唐銘泉獨溫，（湯泉舊傳有唐李敬方銘，徧覓不得，爲蛟所壞久矣。）曾尋秦石松同拜。（余庚寅過泰山，訪秦碑，山中人云，與五大夫松同毀於己巳歲。）三天子覡五大夫，一字不著遊哉喟。所賴癖嗜無空過，盜竊靈山飽蠹壞。溜痕炙影辨文字，不畏秋霖趁午曬。府州十走拓三百，公然著錄歐洪派。頗學酈碑生逐波，敢比揚書死爭芥。先生欲之豈交易，人弓未用論疆界。竊疑鼎考太高高，博古圖中圖象薹。鄙人陋守小篆後，楚宋相遭噫甚憊。請獵北邙捕狐兔，刮磨窆石盧題獪。不然夢上漢金莖，刻畫猶滯古沆瀣。姑妄言之妄聽之，娛目當前取意快。己或暫得奇相欣，好之所聚遠亦屆。破空句不假海月，倒披文要符山鎰。方將求益恩先生，切莫故人呵菜賣。」（見笥河詩集卷十二）

三月，弟子汪中作朱先生學政記，有序。其書分四類：論敘第一，記先生平日所論教，爲『治經當守一家之學』，『學文必自敘事始』，『記覽須博，然後求其通』。勸勵第二，錄先生表揚孝烈之事，記述儒碩之文。鑒錄第三，僅抄張飛卿祭文石刻，丹陽書院碑記題名，梅豪亭記諸刻文。而諸所拔識之人，概不載其姓名，以其人見在，不可量其所至，且涉標榜之嫌也。效績第四，紀先生風化所感，

俗爲不變。其書未成，殘稿附刻於笥河文集卷首。其序又見於述學別錄。

四月丁未，帝諭武英殿見辦四庫全書之活字板，著名爲武英殿聚珍板。東華錄乾隆七十九

四月，諸城劉統勳卒，諡曰文正。東華錄乾隆七十九

冬，送錢坫還嘉定，即題其篆秋書屋圖：見笥河詩集卷十二

「錢生力絕姚江渾，火色已詫魴與鱒。我涉江歸此識君，派導羣言歸一本。君家大阮擬鄭鄉，昔我齊年飛逐翃。君才何止小同過，入流仲容味差醇。叔也別我姪且從，怪我遲朝胸次慼。良朋益友古所難，此際賢豪愁減損。今秋小躍仍大蹟，不欲先趨自節撙。校書渠祿正求賢，力不能言心默忖。諸經疏釋要六書，如子升堂兼入閫。何人目笑指六君，時呼好爲六書者翁覃溪戴東原陳竹厂王懷祖君及余爲六君，蓋嗤之也。似此窮奇與混沌。不才鄙人字不知，敝帚何辭棄一畚。翁戴巖巖且退遜，子與王生兩磄碅。旁能穿穴中嵌空，一髮無前破茫混。何須大翮戲飛仙，次仲翻留彭祖遁。江南煙水春信美，涸凍歸期泮凍穩。讀書佳處書篆秋，聊取鄙材扁手村。害文徒隸各不用，大古小籀束之閫。居奇行法斯翁推，叔重一編道由壼。三間老屋坐秋風，花紅果熟咀且刌。那肯來禽寫俗書，二徐訛誤刪成稛。掔肘

從遊ナ又手，開畫須通上下—。卽遣鄭尹與我何，未必史守呼伯笨。退隸五簏黑池一，如彼農夫是穮蔉。算子將歸此亦得，依孝依忠語吨吨。他時書寄幅兩三，愛屋懷人吾意愠」。

是年，弟子章學誠著和州志成，上於安徽學使秦潮，意見不合，其事中廢。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

是年，龍溪李威畏吾入京，從先生受業。先生知威旅困，命入居椒花吟舫南偏梧月松風之室。椒花吟舫插架數萬卷。先生喜威用力精勤，教誨不倦。當燕閒獨處時，必令入侍坐於旁，論學談心，常乇夜分不輟。游宴之所，未嘗不攜與偕。李威從遊記

友人姚鼐贈先生詩見惜抱軒詩集卷二用前韻贈竹君學士曰：

「嘗聞至德還其朔，緣飾雕幾皆鑱斵。忘情世患了不驚，絕勝爰居避災颶。先生宿有超世量，刮摩無功完太璞。出受使命寧熱內，善誘諸生忘苦卓。先幾獨奏啓鴻文，後學多聞承㲉啄。世人那悟然雖德，纖兒枉作蚊虻撲。卻思此地舉冠蓋，昨歲春風送重較。僕時貢院從有司，不見乘軺節在握。默懷鄉郡江淮上，道樹未嘗忘六駁。懸知按郡方千里，曲若回文周四角。傳聞山水頗流連，復有篇章發幽邈。歸校中文亦復佳，人道左遷原不覺。最欣朋好復尊前，風月不須勞捕捉。子長

好奇餘一病，枝葉曷芟歸本學。與君差近古人交，苦語未嫌朋友數。』

先生次其韻以答之：

『我昨罷使十月朔，自惜論文輪老斲。大觀亭下十日江，風棹諸生送颮颮。子家其間秀推縣，桐城人喻玉在璞。知我友子兼信子，謂所拔士果然卓。偶作浮山三日遊，木魚鳥聽如木啄。曦銜山罘上窮巔，脚下從遊蠛蠓撲。飛擁面面落千丈，寺火照人明且較。自喜試士服此縣，大江日南手在握。象奔頗詫狩獲狸，虎伏還矜乘有駁。無何送者泣吾笑，示猛不用吾麟角。懷哉爾縣聽吾誨，不比諄諄與邈邈。日下逢君憶舊遊，我縱無情此亦覺。海峯老矣（劉君大櫆）尙歸然，筆底龍蛇誰搦捉。死生離合天付之，吾輩相憐惟勸學。得暇持酒又看花，珍重賢豪聚處數。』（筍河詩集卷十二答姚六姬傳見贈之作）

是時詞學小臣，藉四庫晉階，歷躋通顯者，肩背相望。以先生爲帝所素知，首啓四庫之議，咸謂先生且行其志。同時用其說以干進者，側目先生。先生謂『富貴人之所競，人生幾何，其得自恬於性命也。』優游四庫館中，爲旅進退，暇則置酒高會，縱談往古，甚有名理，或過高不切於事。（章學誠朱先生別傳）

是年遊宴賦詩之事，見於筍河詩集卷十二者。正月二十五日，同翁方綱曹學閔陳本忠程晉芳出

郊會飲於釣魚臺劉裕軒別業。三月三日，會友人於草橋修禊。法源寺同看海棠。三月二十四日，南郭送春數十人會飲。三月二十七日，集飲海波寺街韓氏紫藤花下。雨後遊陶然亭。九月十三日，與王念孫史文蘁陳熙何青及姪錫紱遊西山，數日始歸。十月十二日，同遊陶然亭。參看文集卷五草橋修禊詩序，卷十三編修林君墓誌銘。

時大學士于敏中兼日下舊聞考總裁官，頗專擅進退天下士。凡館書稿本，披駁辨析，苦往復之煩，意欲先生就見面質。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無往見禮，訖不肯往。愛先生者強拉之至直廬相見，遇朱墨披駁盤錯處，先生持論侃侃，不稍下。敏中大憾之，間爲皇帝言：『朱筠辦書頗遲。』帝曰：『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可命蔣賜棨趣之。』敏中默然而罷，先生由是獲安。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姚鼐竹君先生別傳，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

乾隆四十年乙未（西曆一七六五）先生四十六歲

先生仍充四庫全書纂修官。並總纂日下舊聞考。竹君朱公神道碑

春，姚鼐辭四庫館南歸。見惜抱軒文集卷十六祭朱學士文，姚瑩姚先生鼐家狀。

五月弟珪自山西巡撫返京，復入翰林，先生疊舊韻賀之，珪亦疊韻奉答云：

「方材宜軫圓宜轂，散樗亦受膏霖沐。車行平地穩棲雞，巢近高天收野鶩。十年悔不熟讀書，一枕何當淨揩目。君如退之苦詰盤，我學方平甘鞭扑。布帆無恙到三山，肉芝可採輕九牧。羨君高議開石渠，坐令玉堂生㬇昱。子雲口吃頌鵾夷，不能爲舌聊爲腹。偶作劉晳妻孥嗔，深辨頡書神鬼哭。東坡有弟何敢望，太邱必世應知恧。漫誇屋上星蔚然，且聽窗前雨滲漉。」

珪鑒於于敏中之譖，從容爲先生言，宜稍和同者。先生曰：「子亦作是言耶？」珪心愧之。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兄弟比隣居，珪名所居曰鄂不草廬，在椒花吟舫之右，宅後可通往來。朱珪竹君神道碑，笥河詩集。

夏，友人錢大昕丁外艱，卸官歸里，遂不復出。國朝漢學師承記

是秋有文鳥來巢賦：

「乙未下秋中旬六日，有鳥大於賓雀，元羽白章，腹黃以赤，首尾並有文，其羣以四，來遊余庭，自晒柯小閣之下，廻翔椒華唫舫之前後，至於翠竹碧梧精舍之松間，止焉不去。其夕巢於薜蘿之

中，鳴聲節節，顧人不驚。越七日，為廿又三日，乃行。余念鳥之有文者，余類也。是時，月季花方爛漫，鳥則顧之曲直交飛，若有以自樂。貍奴五六輩，跟蹌伺之，不能害，似有智者。若乃七日來復，自引而去，其庶幾以天遊者耶！乃感之作賦，其詞曰：

『伊文鳥之何來兮，紆楹梠以逍遙。翩一集於吾庭兮，非吾力之能招。音節足以如賓兮，睇章采之彫彫。元翮闇其有質兮，綴素翮以玉瑤。腹通理以協黃兮，扇兩腋之渥丹。首迎翠以縞白兮，尾翹翹而翩翩。羌體備乎五方兮，昭南北與東西。豈靈物之有知兮，若類鍚以回環。初延緣於槐閣兮，漸掐控乎椒舫。竹之蕪而梧蓁兮，惕青松之偃僵。華爛爛以月月兮，縱橫飛以俯仰。長年樂其何憂兮，固意愜而情暢。嗟斯鳥之實靈兮，班貍瞰之而喜伺。敖者必甘心兮，飲啄安吾所止。饞涎哇而不醜兮，瞋目裂而不恥。吾無求若何求兮，敢飾智以自擬。鶡鴠言而莫行兮，鵂鶹拙而不巧。鸜鵒來而非士兮，鸑鷟鳴而將老。鶬鶊嚶其善求兮，鷦鷯覗其獨早。鶺鴒翹以斯邁兮，鵂鵰翔以自保。烏審處之咸該兮，側薜荔而起決。相巢枝之可安兮，七日去其飄瞥。信天運以為遊兮，撥止我而斯屑。翳有文之必合兮，永朝夕以絺結。嘻余昔過富春兮，七里瀨之釣臺。蠢眉白以雪衣兮，

繞嚴半而翅揩。小翠逕我閩嶺兮，陟黃海而靈開。音樂鏘鏘入奏兮，臥龍松之一隈。感神物之數遭兮，目成茲余美服。中好修以揚文兮，懼人指之恐速。過余庭而遺音兮，勉韜晦此昱昱。勿淹留以睠戀兮示鬼神之起伏。顧儔侶以摳拭兮，喈我語以次第。暾來照以熠燿兮，互交光於火齊。相憐愛且信宿兮，忌毛羽之太麗。臨雲岐以影別兮，愴余心而出涕。眷聖喆之垂訓兮，在鳥木與雉梁。亦寓言於莊生兮，齊鵬溟而鷃枋。茲鳥斯其召我兮，慄慄凜其彌彰。繳蹤跡以紀應兮，陳圖讖而不忘。』見文集卷四

秋，弟子章學誠自寧波返京，仍從先生受業。姚名達章實齋年譜

閏十月二十五日舉消寒之會於椒花吟舫。笥河詩集

十二月，弟子黃景仁舉家入京，黃仲則年譜 住於先生家左近，兩當軒詩集 先生爲之區畫，俾舉家入都，告諸名士愛才者醵金若干，月餽薪水，歲暮則爲其母製寒衣，於是景仁得從容翺翔，以成學問。李威從遊記

同年陳夢元體齋移疾回里，出其近作詩稿示先生，先生序之，略曰：

『唐元和以後，諸爲詩者，學奇於韓，學澀於樊宗師。今樊集久亡失不傳，而韓集具在。間考唐末

諸家，孰爲學韓而至於韓者。然則學者非不多，而知其意者少也。

「余年十五六，卽喜韓詩，取而學之，今幾二十年矣。初得其字句之奇與其氣之磅礴，光燄之俶佹而已。久乃知其力之厚，思之深，其體之汪洋廣闊，而卒出之以正且大，安且易也。乃知其所謂約經之旨而不背乎風雅頌之所以然者，固如是耳。以故自宋元來，以古詩名家者，大半輒出於韓。蓋唐之詩至李杜而極，而並學李杜者韓也。後之學者，莫能外焉。

「且夫三古之樂亡矣，而人心之樂不亡者，則見於詩。是故詩者必可歌也。漢魏唐宋，詩之傳者，人人可歌。而韓詩學古尤至。說者但以琴操作樂府，聖德詩方雅詞，固不足以盡之。卽其五言古詩，約舉如「不知四罪地」則李少卿之「無四凶罪」也，「勢至情所重」則曹子建之「心悲動我神」也，秋懷詩篇之擬乎枚叔，夜歌一首之兼有陶謝，尋其源流，並各確有其所自出，非苟焉而作也。

「嘗讀其石鼓詩云：「勸我試作石鼓歌」，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云：「君歌且休聽我歌」，夫此卽所謂可歌者也。二詩適然讀之，以爲閎博沈酣而已。乃試爲之歌張生，而後知其滂沱好古

之意，淵淵然動乎金石之鏗鏘也。再爲之歌纖雲，而後知其崎嶇險阻，放懷達觀之致，窅然發乎雖騷之哀怨也。夫是皆按之以節奏，申之以諷誦，熟讀深思，久然後得之者。然則稱詩不通乎聲與音之說，未爲知詩者也。凡爲詩者皆然，以君學韓，故與之論韓而輒及之。」（見笥河文集卷五）

是年王念孫成進士。（國朝漢學師承記戴震傳）先生有送王懷祖詩：（見笥河詩集卷十三）

「昔我謁文肅，與中英物瞥。抱持出塞門，解愛盤峯缺。早知松柏根，茯苓芽必少。厥父典三禮，子實精其說。乙酉子賜舉，計偕歲丙戌。任幼植主我，子來晤姚姒。春試丑連卯，屢深門外轍。共子持酒樽，識字譚孔誶。許君堂室奧，表位施綿蕝。我南子留北，辰春罷去竭。其年在太平，冬杪子我偈。開陬遊橫雲，岡脊白蘢蘢。華陽眞逸隱，龍蝪穴泉洌。更觀互浮沉，燭讀永昌碣。還登府子城，遊蹤指曲折。下有萬竿竹，亂壓小山雪。我方敍說文，資子口存舌。辨體音必兼，影響窮蚊蚋。聲五色亦五，北鵠和南鷩。要令江南士，通經字爲揭。春試子暫歸，夏息我逃熱。子又渡江來，兩箇軒坐設。我承四庫令，網書廣張罭。大集異等生，館倚青山峊。傳抄千萬本，唐禮子精閱。晚暇入竹根，削筍觸蝨蠶。時交目飛鴻，戲弈取其拙。數當風月清，握手步高埒。相眄七柏老，古影千年逝。江山六朝州，

他時此憶絕。燠寒幾何時，我冬使節撤。諸生送江邊，忽與釆石別。子待我邗溝，蜀岡梅蕾裂。覆盂城角船，載子朔風櫛。齊東竅正號，趙北冰已渴。近臘稅轂下，下榻子之牒。掃滌椒花庭，除啓碧桐閱。我甘歸識字，理董仗子哲。子言許氏書，形書事契矪。假借古說精，諧聲流弊劣。川居郎中州，山增或大蝴。依聲心有差，托事禮司徹。古今諸借殊，始背終隔隳。又有轉注一，考老訓互綴。要之形聲訓，六書密而晳。父子許義昭，兄弟徐音滅。陽冰奸大乖，次立校徒列。李燾韻補五，一亥部遭奮。然死唐前灰，伐餘漢初櫱。其間小學家，注疏一一掇。法當收散失，非一手足烈。書成曰考異，計功蘊稷高。我既奇子言，鱗爪先漏泄。半載卒二卷，大樹蠹敲鬻。我亦時一鳴，砌隙應蜻蛚。飄飄玉堂夢，送子風雨颲。閣校雖要賢，名山業恐輟。乙夏遷城西，香爐巷蹩躠。遲子三日見，英華自愁癟。矧玆蓴鱸思，歸飛快蟬蛻。良友之我遐，臨歧心惙惙。我有白玉瓚，大酋治麴櫱。必也六物兼，我心醉口啜。亦嘗釆黃山，嘉蔬取名蘁。何當烹肥羜，膏薌奪蘅藕。豈不嗜飲食，不如子書臑。乃知五味成，在攝膚酒涗。子別我我留，書成我則悅。我之思子來，成書子眞傑。昔易書詩分，文字百遺孑。諸師路塞茅，絕學誰探竊。在禮敦贈處，毋曰懷安褻。懷士豈曰宜，君子氣毋苶。今冬徂明秋，兩丸跳蹶

踦。良工治必爲，子來旦旦誓。雖傷亦聚歡，勿忘在執筆。勗哉大其學，世鼓傳魯辟。」

先生自安徽罷歸，燕閒無事，旦日出坐椒花吟舫，朋友門生及四方問字之士，踵接於門，閽者不能盡通，聽其自入，賓位不足，常有循欄坐者，先生笑語酬酢，竟日無倦容。入夜客去，猶呼一二學徒入侍，間出果蔬佐酒，幷召二子錫卣錫庚列坐歡飲，不責禮儀以爲樂。（李威從遊記）

及門章學誠議論如湧泉，先生樂與之語，學誠姍笑無弟子禮，見者愕然，先生反爲之破顏，不以爲異。李威侍先生飲酒酣，每進言於先生，力爭不已，繼之以哭，舉座踧踖不安，先生亦談笑自若，絕無忤怒之色。（李威從遊記）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西曆一七七六）先生四十八歲

先生仍充四庫全書纂修官。

淸兵再平金川，先生作平定兩金川告成紀實。（見笥河文集卷一）

六月，詔設文淵閣官。七月，以侍講學士朱珪充文淵閣直閣事。（翰詹源流編年）

七月，錢塘黃小松子易以漢三公山立壇刊石拓本贈先生，先生跋其尾。見文集卷六

九月六日，侯官林澍蕃卒於北京，曲阜孔廣森哭之尤哀，乞先生銘其墓。見文集卷十二

同年孝感胡紹鼎卒於北京，先生與諸友哭之極哀，相與竭蹶出賻錢，謀歸其柩。明年春，為之作墓誌銘、見文集卷十三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西曆一七七七）先生四十九歲

二月，偃師武億虛谷以曹錫寶劍亭之介，從先生遊。授堂文鈔附行狀

五月二十七日，戴震卒於北京，年五十五。其弟子洪榜為之作行狀，全錄其答彭進士尺木書，俾戴子中立請先生誌銘其墓。先生面告榜曰：『狀中答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可傳者不在此。』榜退念先生今為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指大略有三：其一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疑於緣隙奮筆，加以譏嘲，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既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

之旨，反述所短，以掩所長。」其一謂「儒生可勉而爲，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屹屹，稽古守殘，謂是淵淵，聞道知德，曾無溢美，必有過辭。」乃上書先生曰：

「……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豈獨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卽老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也。唯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敢道，寧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彼老釋者幸漢唐之儒抵而排之矣。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釋之粗，而其精者，雖周孔之微旨不過是也。誠使老釋之精者，雖周孔不是過，則何以生於其心，發於其事，謬戾如彼哉?況周孔之書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強通。使程朱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正之也。

「至謂治經之士，宜有家法。……心性之說，賈馬服鄭所不詳，今爲賈馬服鄭之學者亦不得詳。……今學者束髮受書，言理言道，言心言性，所謂理道心性之云，則皆六經孔孟之辭，而其所以爲理道心性之說者，往往雜乎老釋之旨，使其說之果是，則將從而發明之矣。如是說之果非，則治經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彼賈馬服鄭，當時蓋無是弊。如使賈馬服鄭生於是，則亦不可以默

而已矣。

『至於聞道之名，不可輕以許人，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夫聖賢不可至，……雖然，安可以自棄乎哉？……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其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

戴中立卒遵先生之意，將行狀中與彭進士書刪略。俱見江藩漢學師承記洪榜傳

名達案：此事今頗爲哲士所訾，咸謂先生不識戴震哲學之偉特；固矣。然先生實知戴震者：據國朝漢學師承記戴震傳及先生傳，知震始入京，先生卽與之定交。先生任安徽學政時，震實在幕下，獨無間言。先生送錢獻之詩極慟震之早逝。而王昶蒲褐山房詩話有云：『朱竹君極推東原經學，而擇石頗有違言，每聚語及此，擇石輒面熱頸發赤，齗齗不休。』此尤足證先生護持戴氏之力。惟今傳笥河文集中無戴震墓誌，不知何故。將有之而文集失收耶？抑意有不悅而未之爲耶？

六月十一日，錢坫徐書受金翀王復張彤胡梅哲先生與王昶集陶然亭，飲酒賦詩。（詩集卷十五榮七首）

秋，章學誠鄉試中式。（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

是年十一月，淸廷以吏部主事程晉芳爲編修。（翰詹源流編年）

戶部銀庫吏史鴻義因其族姪積容來謁，請業於先生，先生辭曰：『予及門士多矣，無爲吏者。』曰『鴻義已辭吏願讀書可乎？』先生乃進之。鴻義好爲善，先生弟珪謂先生曰：『兄門無所不誘；然而篤行誼，救人急乏，如史君者，可謂利仁勇於義第一也。』（知足齋文集卷五誥封朝議大夫史乙山墓誌銘）

是年，有送錢獻之詩三首，（見笥河詩集卷十五）其第二首云：

『吾生泊與澹，腸每爲人熱。絕學誰寶之？難成乃易裂！高松吾故人，（謂東原）劈斧或一折。不惜失聲號，莫留曠代哲。子兮既挺生，齊輩推爾傑。材大用則非，名場失詎劣。珍重九經文，造化補斷缺。可語可道古，忍子清淚別。』

武億館先生家，除夕，先生謂億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億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遺以二彘肩，一雞一鶩，蒙古酒一斗，及湯餅餺飥諸物。億閉戶恣啖，食盡酒傾，至晚。先生曰：『醉飽矣，更有

他求乎?』對曰:『哭!』先生亦曰『哭!』乃放聲大慟。比鄰驚問,先生大笑而去。國朝漢學師承記武億傳,文獻徵存錄武億傳。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西曆一七七八)先生五十歲

是年,先生仍充四庫全書纂修官。

春,弟子章學誠李威蔡必昌成進士。姚名達章實齋年譜,李威從遊記,笥河文集卷五送蔡生必昌之官屯留序。

六月六日,先生五十初度之辰,門弟子一時居京師者相與奉觴上壽,俾章學誠作屏風題辭。學誠念錦幛絳箋泥金書富壽康寧以爲頌禱,流俗之市於文者也,非弟子事先生誼,而

『古人之學,自日程月要,以至歲時變易,則必有與年俱進者。夫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其後不惑知天耳順從矩,率以十年爲權衡。上聖神明,學人進業,詣則有殊,其致一也。』

故爲之辭曰:

『先生五十年矣,其自得於古人而謝於前知,則既自榜其楹,謂四十九年非矣。

「前此十年爲戊子，則先生自贊善晉學士；其間典試八閩，視學皖歙；出則輶軒購典，入則都邑徵書；遊歷名山大川，發舒志氣，披剔金石，搜羅逸獻遺文，而東南一時所謂沈溺枯槁與夫磊落奇偉魁閎寬通之士，莫不景合雲從；於是門下從遊，始稱極盛。

『前此十年爲戊寅，先生年始及壯，方翺翔詞館，間一分校禮闈，識拔多名流；先生讀書詠詩，榜書室爲攝英，教授生徒，泊然有終焉之志矣。

『前此十年爲戊辰，先生甫冠，聲名已漸起，偕昆若弟，後先並取巍科，爲時景星慶雲，肇下推人倫之望，必曰大興朱氏；而從學者日以進焉。

『前此十年爲戊午，先生在童子塾中，即已出語驚其長老，卽而有聲黌序，先生已獨具欣慨其中，落落雅不欲世人知也。

『先生早穎異，又家京師，故聲施之著聞也久，四方人士自十餘年前聞先生名，疑爲耆艾年先矣，不知今始五十也。其學問與其文辭，蓋若有天授，非人力者。自兩漢以還，學者無專門師授，南宋以後，有志之士，始得以資之取近，掇拾於殘編斷簡，於以專其業而名其家者，於今爲盛。而攻

取既深，閑見爲囿，則入主出奴，勢不能入。先生兼收並蓄，有以窺乎其大，而略其錙銖杪忽之微也。文章自唐宋以來，言八家者多不究其立言之旨，而選青妃紫，飾色作態，又多溺於時文家風。先生獨謂「有意於文，未有能至焉者。不惟難易，而惟其是，庶幾古人辭達之義矣。而平心迎拒，侔色揣稱，其餘事也。而其要乃在於聞道。不於道而於文，將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由先生之言，讀先生之書，而究其先後之所得，庶幾古人知命之旨乎。諸弟子以是爲先生壽，可矣。……

……』（見章氏遺書卷十六）

學誠既屬草進，先生顧而頷之。於是學誠質言無諱：『先生辱許小子。小子若得終事百年，小子尚可勒銘幽室矣乎？』先生笑曰：『可哉。人事固不可知，脫子一旦先我而逝，我能銘子不朽。』（見章氏遺書朱先生墓誌銘）

婺源士胥等師戴震，至是年遊京師，從先生學。（笥河文集卷十五書吳節婦事）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西曆一七七九）先生五十一歲

仍充四庫全書纂修官。

弟珪，二月充四庫全書館總閱官，五月充福建鄉試正考官。朱文正公年譜

八月，得特旨命先生提督福建學政。陛辭之日，帝問『爾猶翰林耶？記得擢用爾已爲四品官。』先生對以督學安徽時因公事不如令式，禮部議鐫三級。帝曰『此事不能無過，茲出視學，好勉爲之。』先生謝恩而出。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李威從遊記誤記此事於庚子年。

弟珪方典試福建罷歸，兄弟相遇於石門舟次。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冬十一月，先生到福州使院，一以經學六書倡，口講指畫示諸生以向方。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李威從遊記。

閩淸某生爲攝令某鍛鍊殺人，先生發其覆，大吏雪之。神道碑

弟子章學誠七月著永淸縣志成，冬著校讎通義成。章實齋年譜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西曆一七八〇）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九日，遊鼓山有詩。見詩集卷十七

自丁丑春，購得蘇州張氏廣韻刊本於京師琉璃廠，晨夕披覽，手未嘗斯須去者二十四年。是年正月十八日命弟子徐鈺改裝是書，自作跋尾。見文集卷六

自辛未張鳳翔贈先生以明朱謀㙔校刻水經注，先生攜以南北者二十餘年。壬辰九月十五，弟子徐瀚嘗以高麗紙重裝之。是年正月十九日，徐鈺再爲補綴，先生書其後，略曰：

『嘻人之易老，不如書卷之長留也！顧學則不可以老而懈。方今殿本新出，讎勘益精。加我以年，細繹羣籍，或有可以補休寧戴氏所校之未及者。博稽以知新，闕疑以存故。吾友從事日進有功，誰曰不可？』見文集卷六

按試各屬，正月，試士福州。詩集卷十七　二月，試士延平。文集卷八戴氏校訂水經注書後　令徐鈺以琉球紙重裝戴氏校訂水經注，自書其後曰：

『此吾友休寧戴震東原，初徵人四庫全書館，以其生平所校水經注本，更據永樂大典所引，互校損益至二三千言之多，而酈氏原序亦出焉，乃幷錄以成書，官刻編之聚珍版中者也。

『東原嘗言，是書今本經傳混淆者不少，顧賴其書例可考，而最易明者，若經稱一水，必過一郡，

而注則屢言是水逕某縣某故城，自西而南而東，或西北而東，此經與注一定之例也。傳寫者不知，往往取過與逕字妄改其舊。而郡縣及故城之例具在，不可易也。其刻本混淆者，大抵自宋以後。於是博考唐以前人撰著若通典初學記諸書所引，輒與東原所意斷，是非符合，用是益以自信，而條理秩然。余謂其所校有功於酈氏良多，然或過信其說不疑而徑改者，間有之。雖十得其八九，然於孔聖多聞闕疑之指，未敢以爲盡然也。要爲近來校讎絕無之本矣。……」見文集卷六

同月，書朱彝尊日下舊聞後曰：

『右吾宗竹垞先生所著日下舊聞四十二卷初印本，余於戊寅春得之琉璃廠中，其三十九卷以後四卷爲鼠濕所敗，更購他本補足之。癸巳甲午，執筆隸館中，與增修之役，千指紬繙，撏撦益敝。己亥冬，攜以來閩，是書在余左右且二十三年矣。庚子春二月二日，青陽徐生鈺章之請爲余重裝之，十册略完，因書其後曰：

『先生此書創於康熙丙寅之夏，成於丁卯之秋，而敘於戊辰冬十二月朔，蓋成之也甚速。又云「所抄羣書凡千六百餘種，」可謂博矣。而猶以未見前人若熊自得之燕京志，劉松之北平志

北平事迹，戚不磷郭造卿之燕史爲憾。又閱絳雲樓書目有皇元建都記及蕭洵故宮遺錄，歎其並燔於火，博訪求之，不可得。其欲然不自足也甚至。噫，可以見著書之難矣。

『今取是書詳考之，有東西城錯載而今得其據者，有存疑而今實有處者，有偶訛從而正之者。有援引斷缺當仍其舊者，則以成之速而鈔撮之於衆手故然耳。雖然，先生之書之大有功於畿輔文獻者自在也。

『比者永樂大典出自祕府，其中若元一統志及析津志諸書，皆先生所未及見。又京師內外城及近畿二十餘州縣，所在古碑殘碣，或扣於土，或搜抉於草莽榛棘之中。於時若遼李內貞墓志出於琉璃廠窰旁，而知琉璃廠地之爲古海王村。唐彭涗墓石出於通州治東數里古城北，而知古漁陽城正當其處。並鑿鑿可考見，惜不得起先生而就質之。

『他如遼幢金記，故史足徵；殘卷雲圖，前聞是正。凡足以附益是書者，在在而有。矧余生長日下，父老傳說，別有實據。他日當依介子崑田補遺之例，聊復以所見聞綴於每卷之下，用備遺忘。姑發其端於此。』見文集卷六

二月二十八日至將樂縣，明日，遊五華洞。知縣李廷彩爲導，及門太倉蘇加玉，繁昌謝泳，當塗趙萬隆，武進陳宋賦，婺源王普，嘉興俞汝翼，天長唐佩蘅，靑陽徐鉞從遊。先生有記。（見文集卷七）四月，試士汀州。（文集卷十四附貢生楊君墓誌銘）試士邵武，釐正詩話樓祀位，有記。（見文集卷十）五月，試士建寧。（詩集卷十九）科試五府既畢，旋福州使院。不勝炎暑。暇日於其西偏隙處，構小山，號曰筍仙山。諸生聞之爭至，人饋一名，刻名其上。凡九府二州五十八縣，及於海外咸具，刻名者三百餘人。因名其亭曰三百三十三士亭。面山濬池，淸泉溢然而出，因名其泉曰養亭泉。山左有門，別爲蕉林，闢其茀而得徑，通東北隅，亦構小亭，名亭曰不炎之亭，名林曰葉林，有記。（見文集卷七）

擇五府士之文尤有合者，刻之爲勸學編，有序。（見文集卷五）

七月二十九日，建寧朱仕琇梅厓卒。頃之，諸生請與故紳林枝春，沈廷芳，張甄陶之主，同入祀鼇峯書院，先生許之。（筍河文集卷八有議）仕琇生平以古文詞自力，歸於自得。以爲淸穆者惟天，澹泊者惟水，合之咀之，得其妙以爲文者，惟人。夫其槖籥從人之途，唐韓宋歐陽，上薄二漢，放乎周秦，劭然而與六經之指合，其得之意，極其狀也，肆旨渺瀰，若藂鬼神，而推而準之，平直圓方，察人倫以平吾氣，以寧吾心，

漸漸自成名一家。代以遁者，未之聞焉。嘗遇先生於京師，邈然懷古，共論文事，懇懇執先生袖曰：『及吾兩人未死，古文詞論當定也。』（笥河文集卷十二朱梅厓先生墓誌銘）先生嘗論作文敍事最難，數十年來，作者無足當意；獨於仕琇之文，輒首肯焉。（李威從遊記）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志銘其墓。（見文集卷十二）

八月，弟珪奉命代先生爲福建學政，十一月十八日至福州，與先生對牀者半月。先生日則出至他館，應酬諸生，手不停筆。夜歸談，盡三鼓，復作詩文竟夜。珪勸宜少惜精力，先生不厭。（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十一月十八日，移唐林夫人元鄭居士二誌石於福州府學鄉賢祠，陷之壁間，另記其顛末，刻於別石。（見文集卷十）

十二月三日，珪送先生於芋原舟次，先生淚下。珪曰：『兄今與伯兄聚比三年，珪卽還耳。』（神道碑）福建人士沿途走送者數百里不絕。（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除夕，泊舟浙江七里灘，沿途有詩。（詩集卷十九）

在福建時，蒐羅元以前金石題刻，不下數百通。（文集卷十移唐林夫人元鄭居士二誌石於福州鄉賢祠壁記）至是悉攜以北歸。

弟子武億成進士，以知縣歸班用。（國朝漢學師承記武億傳，知足齋文集卷五武君墓誌銘。）

弟子范鏊成進士，改庶吉士。（知足齋文集卷五光祿寺卿范君墓誌銘）

是年七月，清廷以原任雲南巡撫孫士毅為編修，命與紀昀陸錫熊總輯四庫全書。（翰詹源流編年）

黃景仁庚子歲暮懷人詩懷先生云：

「小謫陳芳現在身，人間何事斂精神？幔亭仙客休相待，八百孤寒要此人。」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西曆一七八一）先生五十三歲

二月，至京師復命，帝溫霽詢諭，人以為必且嚮用。（朱珪竹君神道碑）

仍還翰林院。（章學誠朱先生墓誌銘）

上巳，陪錢載遊法源寺，歸飲椒花吟舫，入坐者皆及門後生。（笥河詩集卷二十）

六月十一日，伊朝棟以詩相投，先生和韻奉答，遂成絕筆。（笥河詩集卷二十末珪附誌）

六月二十一夜，先生忽得痰疾。翌日，漸瘳。二十六日，疾復作，夜四鼓，遂卒。（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有子二，皆府學生：長錫卣，字大樽，娶候選州同知天津徐大鉁女；次錫庚，字少白，年二十，娶丙戌進士掌廣西道監察御史錢塘施學濂女。（笥河文集卷首錫庚序，章學誠朱先生墓誌銘，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

有女五：故候選布政使經歷陽湖龔怡，內閣中書舍人通州魏紹源，國子監生天津徐焯，府學生大興翁樹端，其壻也。幼女未字。（章學誠朱先生墓誌銘）

有孫男子二：淳，湘。（章學誠朱先生墓誌銘）

有孫女子一人。（章學誠朱先生墓誌銘）

是年四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告成，陸錫熊紀昀皆受賞晉級。（清國史館陸錫熊傳）

餘響

朱筠先生既卒，其友人翁方綱哭之以詩：

『三持使節出江閩，侍從清華廿八春。典籍搜羅逾萬卷，門牆著錄到千人。韓歌氣共遺經抱，許說拈來訓故新。他日誰知箋集韻，雙眸炯炯富精神。

『脊令原上浩歌時，對雨聯牀感別離。朋友論文爲性命，生平至樂在壎篪。椒花幾歲同傾斝，常棣諸郎定廢詩。勤讀父書思手澤，蘭堦行又茂荊枝。

『聖恩再荷入詞林，報國文章共此心。幸託婚姻聯梓里，人言臭味比苔岑。六書慚愧名相擬，千載精微覷獨深。弱息有齋如我女，不堪回憶淚沾襟。』見復初齋詩集卷二十四枝軒集，下二首從略。

弟子李威既哭先生於寢，仲秋請假回龍溪，舟次山東水驛，銜哀憶念先生爲人之崖略，具筆於篇，

名曰從遊記。見笥河文集卷首頁二十七 其記先生遺事諸條，已分繫各年之下；其統記先生論學待人諸條，茲著於次：

『士之貧而稍有才學者，以文爲贄，來見先生。先生輒以奇才異能許之，爲介紹於先達，稱譽不絕口。或笑之曰：「朱先生所稱奇才異能之士，亦指不勝屈矣。」威病其言，嘗於夜分侍坐時，請曰：「先生當世龍門，人皆欲求士於先生，而使之聽聞不信，可乎？」先生微歎曰：「子亦有疑於此歟？夫士懷才未遇，其或家貧親老，跋涉數千里而來，若其名不獲顯著，羈旅孤寒，未見其能有合也。且彼實有所長，吾言稍假之耳。雖致非議，庸何傷？」

『都下爲人文薈萃之藪。遇順天鄉試，禮部會試時，四方至者尤盛。先生每於揭曉前，邀名士五六人爲主，廣招通人才俊應試者，擇日大會於陶然亭，開筵劇飲，分韻賦詩，一時品藻，視爲優劣。

『先生遊宴所至，學士大夫多從之行。或不期欣然往會之，座無餘席。先生談論，飈舉雲飛，莫不注目傾耳。每及小學家言，動如引絲得緒，乙乙然不可中絕。聽者恨不能窺其際。迨至酒酣耳熱，則侃侃厲詞，竦人毛髮，稍有引去者矣。

『六書之學，不絕如綫。近代著作家或以楷書效篆體爲書，蓋楷法雖明倉史遺意，往往從類不分，故不得不雜篆法爲之，波折縱橫，並出新意。先生深病學者不明文字所由生，其敍刻說文，推論原委，有半譌全譌之歎。故亦喜爲此書。每摹勒入碑版，古趣盎然，見者輒不能句讀。先生嘗言：「吾非嗜奇，欲得古人製字意耳。」及出視學士爭慕效，不知其故而貌襲之，詭異乖違，若瓦缶與彝鼎並陳，鱔鰍與螭龍同舞。

『先生好古學，於金石文字，尤極留意。嘗論今人讀古人書，魚魯帝虎之譌，不可勝詰。獨金石文字，歷久如新，一可寶也。篆隸變革之源，瞭然可見，二可寶也。名物雜陳，詞義典貴，可以翼經傳註疏家言，三可寶也。軼事無傳，史篇多誤，斷碣殘碑，恆資考證，四可寶也。自歐趙著錄，下逮諸家採輯論說之書，靡不瀏覽。遇親故宦遊四方而來見者，必屬曰：「某地有吉金，某地有貞石，子行，必爲我求之。」或請紀其目，輒走筆疾書，能詳舉款識，陰額，歲月，尺度，無一爽者。

『先生喜黃海（註）之勝，兩遊焉。嘗冒雨走絕頂，見者駭歎，以爲康樂之後，復見斯人也。生平所過郡縣名山水，凡足跡可及之地，無不至。至則訪摩厓舊刻，古刹殘碑，不憚捫蘿剔蘚。每得唐以

上物，輒狂譁賓從共往觀之。欣賞笑樂之聲，穿雲度壑。已乃自書題名，刻石，其文辭簡古，筆畫蒼勁，實足追蹤古人，與世之取青媲白者大異。

『先生詩古文詞，並於昌黎為近。每為人作傳誌表狀諸篇，必先進其子孫或親故，令縷述其生平事蹟，得一二殊異者，乃喜曰：「傳神專在是矣。」不知者病其毛舉細故，及文成讀之，始覺生動婉摯，神理逼眞。……

『先生汲引後進，常若不及。來學之士，一經誘誨，莫不爭自濯磨，端品力學。時有朱門弟子之目。晚年慮門牆高峻，務為樂易優容，於是介紹稱弟子者不下五六百人。一二儇巧之徒，託足門下，頗招物議。先生不以為病。蓋謂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噫！此泰山河海之所以大也。……』

註　案黃海卽徽州黃山，笥河詩集卷十二歸自山中柬同游諸子注云「癸巳秋，余登黃海之蓮花峯」卽其證。

其友人姚鼐祭之曰：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羈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為吾耦。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相諍，卒承諸許。或歲或月，以事間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予與君決，乙未之

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猋怒濤驚，復於恬靡。小沚澄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爲勢趨，不爲利眯。吃口澀辭，遇義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尙饗！」見惜抱軒文集卷十六，及國朝文錄卷八十一。

先生卒後一年，當乾隆四十七年壬寅（西曆一七八二），三月，遺孤錫卣錫庚等卜葬先生於宛平二老莊之原。弟珪作神道碑，其所載事實，已分繫各年內，其無可繫者有下列一條：

「公既久次，望益重，則大言翰林以立品讀書爲職，終歲足不至達官門。惟門生好友，釃酒必應，輒盡醉而罷。聚書至數萬卷，種花滿徑。來請益者不拒。考古著錄，窮日夜不倦。古文以鄭孔經義，遷固史書爲質，覶縷鉅細，事辨時地，眞氣勃出，成一家言。賦則陽張陰闔，馬揚以下不道也。前後遇大典禮，告成祝釐，宣上功德，鴻篇奧册，褎然推首。詩初學昌谷昌黎，五言力逼漢魏，既而導匯

百家，變化創闢，神明獨得。制義自荊川震川而下，貫串數萬篇，與古文爲一。書法則一本六書，自然勁爍。蓋公之學與年進，海涵嶽蓄，不足喻其所蘊也。」

門人章學誠作墓誌銘。（見章氏遺書卷十六，笥河文集卷首。）略曰：

「……清興百四十年，昌運既開，人文蔚起，極其能事，無論兩漢三唐。顧風會所趨，所嚮斯別，偏畸眞僞，錯出互峙，名蕩氣勝，伊昔爲然。先生生雍正七年，自幼以長，國家適當奕葉重熙，廊廟制作，軒揭天地，而山林枯槁之士，淪靈疏性，與夫世傳舊法，專門名家，數十年來，莫不彙萃都下，於是始稱極盛。先生世家京師，高揖俯瞰，富有日新，發爲文章，成其家言。以謂「有意爲工，規矩法古，與夫動心毀譽，希名後世，學人有一於斯，縱極精能，根柢已淺，何取立言」，以故有所述作，心謁乎理，手請乎心，如不得已，凜於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爲加損，餘力所至，神明變化，絢春拭秋，纖鏤鉅拓，陶冶萬家，不爲一律，並能令氣之至，符心之初。嗚呼！自有宋歐陽氏以來，未有如是其才者也。

「先生於學，無所不窺。取給爲文，咸得大旨。不名流別，聽治專家。至於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經傳

義旨，並主漢人之學。以謂「與作聰明，寧爲壘守。惟文章經世，闒見猥陋，不足成家。精專又不可以旁涉。漢人不能無失，近古得之者多。守先待後，不過如是」然一時絕學孤詣，進退古人，自名家，其間甘苦疾徐，無能共喻，進見先生，皆能燦然有以相發。蓋先生得天者全，力所未至，不用人事穿鑿，轉得大意。詩多爲名守陋自是之徒，或從非且議之，於先生無損也。

『先生著聲施早。自三十許，天下聞先生名，以爲舊學耆德。及既見止，爽然自忘。

『宏獎士類。後生小子，一藝之長，或未及然者，假借稱譽，過於所試。雖得汰許之誚，不自屑也。前後從遊，凡數百人。因材施敎，拓越畦畛，風旋霆迴，勾神萌拆，比於樹藝，無論拱把以至百圍，咸遂其性，無有天閼。其閒蘭苕葭葦，自爲春秋，雨露施行，不自爲費。

『尤急人危難。緩急之告，輒若身受，宛轉崎嶇，務爲盡心。門下之士，或有背而馳者，猝遇險巇，復求拯援，先生一皆應之，如無聞見。

『天性恬退。戚惕利疚，不繫於心。歷官安徽福建學政，輶車所及，遇邱壑佳勝，慨然有終老意。自云「聲華富貴，視之泊如，所不自解免者情耳。」』文章山水，詩酒賓客，縱意所如，欣慨寄之，世士

莫能測也。……

「先生孝友式於家庭。年弱冠，偕仲兄季弟先後並舉巍科。又與季弟同官翰林，文望著於一時。名徹九重，四方學者仰如威鱗儀鳳。昆仲間以道義文學相師友，愉愉如也。長清公晚歲齋居，玩浮屠說，學士公退之暇，輒喜道引吐納以爲課效。學誠嘗謂「先生仲氏近佛，季氏近神仙家言，先生其折中於儒學者乎。」先生莞爾笑曰：「學自不可已耳。強立儒名，我其杓耶。」銘曰：

「惟學與文古一本，力不能兼自晚近。江河日下趨益甚，誰其砥柱立千仞。先生翔鳳辟鷹隼，聲色不示惟靜鎮。先強後出互角奮，暇觀袖手唯一哂。海涵川滙畜後進，不忍蛟螭別蚯蚓。樹人樹木勤培畚，元氣盎然迴瘡疢。川鍾嶽孕理不紊，其來有自去何迅！造化精靈如欲吝，誰當搔首爲天問！」

先生平生執友與及門著錄，知名之士，常數百人，迨送喪執紼，寥寥無幾，惟程晉芳臨穴大慟不已，見者愴然感之。（徐書受程魚門先生墓表）

是年二月己巳，清帝以四庫全書第一部告成，庋閣，賜四庫全書總裁等宴於文淵閣，賚總裁九人

總纂分校等官七十七人如意雜佩文綺筆墨硯箋等物有差。下逮謄錄生，均頒賜宴席果品。四庫全書三萬六千册，薈要二萬二千册。（據翰詹源流編年，東華錄乾隆九十五。）得自永樂大典中者多至五百餘部，皆宋元以來，經義傳說，子史記載，及星曆算數方技諸祕本，為世所不見不傳者。其後一一次第刊行，布流海內，皆自先生發其端。（余廷燦朱竹君傳，洪亮吉書朱先生事，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七月，先生門人陸錫熊撰四庫全書告成表文，受賞。（國史館陸錫熊傳）

先生卒後二年當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西曆一七八三）

先生友人青浦王昶蘭泉自家入都，應先生遺孤之請，表先生之墓。墓表略曰：

「……四庫全書……成，……分地藏弆，嘉惠後學。於是人文炳曜，遠邁唐宋。而其始實自君發之。……

「君少英敏，博聞宏覽，於學無不通。解經宗鄭孔，而兼參宋元諸儒之說。論史宗涑水，而歷代諸史亦皆考究貫串，證其異同。古文效法班史，詩歌出入韓蘇。取精用宏，海涵山負。天下承學之士，

趨風附景，若斗之有杓，芒寒色正，望爲歸依。

「好宏奬後進，有一技之長，譽之唯恐不及，掖之唯恐不至。如大理卿陸君錫熊，吏部主事程君晉芳，禮部郞中任君大椿，皆君所收錄，而黃君景仁，洪君亮吉輩，皆北面稱弟子。

「君豐頤晬面，望之溫然，間以諧笑。飲酒至數十斗不亂，或以爲道廣。然於名節風義之關，揚清激濁，分別邪正，斷斷不稍假易。且欲自厠於李元禮范孟博之倫。宰執高君之名者，招之不往，忧以危詞，君亦漠然置之。故四庫館之設，君不獲與其役，人或爲君惜而君弗介意也。……

「余與君鄉會試皆同年，又常同充考官及纂修官，流連文酒，商榷圖史，無弗同者。是以世有北朱南王之目。蓋其文章風節，顯顯然常在心目間。知君之深，莫余若也。……」見笥河文集卷首，春融堂集。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王蘭泉先生傳亦云：「在京師時，與朱笥河先生互主騷壇，門人著錄者數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稱。……嘉慶四年，藩……謁先生……從容言曰：「昔年先生謂笥河師太邱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

是年，弟子黃景仁客死運城。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卷十候選縣丞附監生黃君行狀

先生卒後三年當乾隆四十九年甲辰（西曆一七八四）

弟子武億有哭先生曰：

『嗚呼！嗚呼！我師逝矣永闊！歲徂三週，哀孰可奪！某初請謁，踽步孑身。諸從遊者，雜沓橫陳。貽譏南郭，先生之門。今我來止，於誰是存？其存其逝，要何足論！誠獨不意，有如斯人。昔惟我師，洞其早燭。入苙決藩，從爾羝觸。自師視之，因材而篤。再拜失聲，感予碌碌！今忽云亡，天奪亦酷！誓於師門，不負不辱。師乎師乎！神其鑒諸！尙饗！』見授堂文鈔及國朝文錄卷八十一

弟子珪扈駕南巡，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文正公年譜

六月二十一日，弟子程晉芳卒於西安，年六十七。翁方綱翰林院編修程魚門墓誌銘 京師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自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袁枚程魚門墓誌銘 晉芳少與先生交篤，長之十年後乃出公門下，執弟子禮甚恭，雖昏暮過門，必下車以步；而先生則兄事晉芳如故也。徐書受程晉芳墓表

十一月八日，馮廷丞卒，年五十七。知足齋文集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馮君墓誌銘

是年弟子温汝适成進士。（張維屏廣東通志）

先生卒後四年當乾隆五十年乙巳（西曆一七八五）

二月二十五日，友人張模元禮卒，年六十一。（知足齋文集吏部稽勳司郎中張君墓誌銘）

八月乙巳，友人圖鞈布裕軒卒。（知足齋文集裕軒先生墓誌銘）

是年四庫全書四部完全告成。（清國史館陸錫熊傳）每部共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採用先生藏本共十四種，計三百三十二卷。列目於次：

國風尊經	一卷
周氏遺芳錄	五卷
周元公集	十卷
包孝肅奏議	十卷
唐大詔令集	百三十卷

書名	卷數
董子文集	無卷數
尙絅齋集	五卷
文昌雜錄	七卷
孔北海集	一卷
韓集舉正 附外集舉正	十卷 附一卷
青山集 附續集	三十卷 附七卷
少陽集	十卷
太倉稊米集	七十卷
水心集	二十九卷
白雲集	四卷

又，先生提督安徽學政時，購獻古籍多種，彙入安徽巡撫所獻之內。故四庫全書註明「安徽巡撫採進本」者，亦有一部分係先生所進。

先生卒後六年當乾隆五十二年丁未（西曆一七八七）

三月，四庫全書續繕三部告成。六月，清帝發現各部皆有舛誤，責令紀昀陸錫熊各自校正，出貲賠寫。國史館陸錫熊傳

十二月八日，先生友人曹學閔卒。年六十九。知足齋文集卷四宗人府府丞曹公墓誌銘

先生卒後七年當乾隆五十三年戊申（西曆一七八八）

次子錫庚鄉試中式。國朝漢學師承記朱笥河先生傳

十一月上旬，先生妻王夫人六旬初度，舊弟子居京師者將以祝嘏稱觴，俾章學誠爲詞以進。其辭略曰：

「……故學士笥河朱先生，以通德文章師範當世，人士歸者如林。先生天性沖穆，於天下事，無可不可。獨以山川詩酒，酧其飢渴，交遊氣誼，恬其性命。人世升沈得失，似舉不足以滑其和而攖

其氣者。或以先生爲過於放，先生知之，雅不屑也。然當先生盛時，兄弟並著聲名，爲時景星慶雲，子從俱磊落繼起，英華見於芽茁。先生出則融融，入則洩洩，自謂安常處順，道德之腴，有以自樂。而德配王夫人者，凜然禮法，自律甚嚴。先生曰可，夫人以爲不可。先生所不然者，夫人或以爲然。門下從遊，樂先生之和而憚夫人之禮以節也。然數十年閨門之內，琴瑟不乖，意之所往，各行其是，而未嘗稍有所軋。人謂夫人過自苦，夫人知之，雅不屑也。

「夫人出寶坻望族，家故饒貲，昆仲姊娣行事，皆稱其家。夫人獨尙儉素，自爲矩律。及歸先生，操作乃如寒女，被服不厭惝陋。嘉辰令節，諸姑娣姒以時展敍，服飾都麗，夫人闇然，殊自得也。居家惡逸，井臼，庖湢，澼洸，縫紉，雖指使不乏，夫人必先嫗婢爲之。歲時遊戲，凡風俗所通，縉紳禮法之家所不廢者，夫人一皆引義斥之。內言齗齗，不出閫外。雖持之太過，時見廉鍔，至所臆度事理，或不盡然；然所引執，詩禮之儒，莫能易也。

「先生曠達，先人遺業，僅給饘粥。先生兄弟並貴顯，不名一錢。而交遊縞紵之投，生徒腶脯所入，歲計有餘，則購書蒔花，以爲曼衍窮年，不別爲治生計。比先生下世，門館變易虛盈，自祭祀賓客

婚姻問遺諸門閥所宜存者，視先生時無有乏事。或疑先生猶有所遺，不知夫人堅忍刻苦，有以貞其終始，蓋非一日云。

「長君大樽樸屬自好。次君少白，夙授英異，能文好學，且振先生風聲。然均在壯立之歲，而朝暮出入，不敢自專，與人有所酧酢，必請命夫人，俟可不可。交遊往來，必詢其人與所言術業。二子凜然終日，若侍嚴師。識者知先生之澤，未有艾也。……」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三

先生卒後八年當乾隆五十四年己酉（西曆一七八九）

友人余廷燦存吾爲先生作傳。見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百二十八 略曰：

「……喜獎藉寒畯。見有一善者，輒譽之如不及。有請益者，必誠告之，惟恐不盡。一時才儁輻輳其門，多所成就。以故士心公論皆翕然歸君。

「室中聚書數萬卷，君於其間考古著述，窮日夜不倦。性嗜酒，客至則命酒，酣嬉淋漓。酒能落筆，無論大篇短紙，自奇氣橫溢怒生，不可偪視，而莊諧正譎，開闔雜糅，又無不曲折盡情態。……

「君口吃詞澀，然忠告讜論，遇義卽啓，謇謇不可遏抑。性孝友坦易，實恬於勢利，恥於婞婀。終日矻矻皇皇，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喜接引後進，欲成人才於一時。可謂直諒多聞，不愧所學，能舉其官者矣。……」

六月，弟子任大椿卒，年五十二。（姚鼐任幼植墓誌銘）

先生卒後九年當乾隆五十五年庚戌（西曆一七九〇）

弟子章學誠在亳州著亳州志成。三月到武昌，爲畢沅修史籍考。（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

弟子洪亮吉成進士，出先生弟珪門下。（洪北江先生年譜）

七月，弟珪授安徽巡撫。（朱文正公年譜）

先生卒後十年當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西曆一七九一）

弟子章學誠爲先生作別傳，其略曰：

『……先生堅忍有執。自童子時，母夫人偶召櫛工不至，命伯姊爲諸弟薙短髮。姊不善握刀，諸弟莫不呼痛避去。先生獨欣然就薙，姊刀誤割膚，血出，先生色不少動。姊慰問之，先生諱曰：「無也。」

『稍長，出從通人長者遊，多聞前輩緒論。是時京師通顯負物望者，臨川李氏紱，桐城方氏苞，講論經術文章，互相可否。先生方幼學，輒心識其得失，以謂非是不足以文章傳。然意廣不免疏也。……』

『先生銳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搜羅逸獻遺文，揚淸激濁，表章風化，一切破崖岸而爲之。

『適詔求遺書，先生欣然謂得行其志，且曰：「此爲非常盛典，必當人用專長，書明識職，然後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體而窺天地之純。」因上書具言條例，優詔報可。於是遂開四庫之館，用人不次，而功名之士，莫不斐然若有楊劉讎校之思矣。……

『先生淸曠不涉世事，然其所執，威不可愓，利亦弗能動矣。雅好學問文章，收召後學，稱誘借譽，不免已汰。至於標榜聲名，樹立門戶，則避去惟恐不速。嘗謂「學近乎名，不可爲學。文苟有意於傳，卽已不足傳矣。」蓋其自得如此。……

「章學誠曰：先生下世，今十年矣。世之知先生者，言人人殊；小子竊有以折中焉：先生之言，經綸用世，遠矣而疎未試於事也。山水詩酒，賓客文章，情所託矣，非其性也。堅忍有執，弗爲勢力轉移，得所性矣，非其所自命也。先生蓋以無用爲用者也。人棄我取，獨爲於舉世所不爲者，將以矯世勵俗，而惡夫汲汲於爲名者也。雖時有所過，然聞其風者，往往若消其鄙吝焉。」見章氏遺書卷十八

弟子武億選任山東博山縣，季冬之官。知足齋文集卷五武君墓誌銘 革除秕政，剏辦書院，訟無留牘，承先生之學，痛詆道釋二氏，勒令僧尼蓄髮還俗。其明年，以忤權相和珅而罷。國朝漢學師承記武億傳

先生卒後十一年當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西曆一七九二）

正月十九日，曹錫寶卒。知足齋文集卷五都御史曹公墓誌銘

正月，門人陸錫熊赴奉天校正四庫全書，中途病卒。國史館陸錫熊傳

七月，弟珪有罪，部議降一級，調用，奉旨從寬留任安徽巡撫。朱文正公年譜

弟子全椒吳鼒鄉試中式。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朱筍河先生傳

先生卒後十二年當乾隆五十八年癸丑（西曆一七九三）

先生卒後十三年當乾隆五十九年甲寅（西曆一七九四）

弟珪五月調補廣東巡撫，六月到任。朱文正公年譜

弟子章學誠在武昌著湖北通志成，被謗未刻。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

弟子汪中卒。年五十一。國朝漢學師承記汪中傳

先生卒後十四年當乾隆六十年乙卯（西曆一七九五）

弟珪二月兼署兩廣總督，四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暫留巡撫任。朱文正公年譜

六月二十七日，先生忌辰，弟珪有詩：

「荏苒飛光十五年，驂鸞久合住諸天。名山著錄夸仙佛，兄嘗言仙佛道自高，若論詩文，不與易也。渴海風流中聖賢。

字體定窺蒼籀始，詩篇更擬雅騷前。長將杯斝思歆侑，何日排雲話夙緣。」知足齋詩集卷十頁十七

八月，珪升兵部尙書，仍留廣東巡撫之任。朱文正公年譜

秋冬間，先生弟子萬應馨黍維出所藏先生手書詩札示珪，一爲贈別黍維五言古詩二首，一爲游浮山詩，珪撫卷潸然，乃次韻於卷後而歸之。有序，略云：

『憶先兄生平著錄，力則移山扛鼎，妙則飛仙化人，輒不名一家言。珪於其時，不敢言詩，不敢言文，不敢言通。先兄逝後，而後學者乃以詩以文以通責之珪，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者也。然珪極力追摹，迄不能與吾兄頡頏；顧獨久留於世，珞琭中外，所稱三立者安在?」知足齋詩集卷十一頁一

先生卒後十五年當嘉慶元年丙辰（西曆一七九六）

弟珪六月擢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六日，値先生生辰，設祭，有詩。見知足齋詩集卷十二 尋奉旨來京，授爲大學士，未行。七月又著留任。八月，以故降補安徽巡撫。十月二十七日接任。知足齋詩集卷十二

十一月，弟珪以錫庚姪將至，留示二首：

『七年不見汝，相見欲滂沱。叔姪情如此，壎篪感若何！吾衰牙已豁，爾壯氣須和。他日斜川集，還期繼潁坡。

『齋食修非易，安心竟亦難。要知三教合，正在五倫寬。次第除根結，中空更假觀。衣珠還汝掇，透體識飢寒。』知足齋詩集卷十二頁三十二

是冬，先生弟子章學誠亦至安徽依珪。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

除夕，弟珪讀先生七古詩鈔本，有詩：

『筍河詩筆老更奇，天巧出險非人爲。黃山萬古松倒側，玉華千筍神雕刓。我嚴金鼓程不識，何來飛將橫絕域。四圍解馬臥正酣，一矢穿虓石已泐。後死於今十七年，遺編讀罷心旌翩。當時麈唱火攻急，閼水隱見珠光聯。今夕何夕歲將改，斯文得失斯心在。時人輕重那足云，一鳴雙鳥三千載。』朱珪知足齋詩集卷十二頁三十六

是年六月十五日，友人邵晉涵卒，年五十五。王昶邵二雲墓表

先生卒後十六年當嘉慶二年丁巳(西曆一七九七)

弟珪三月升兵部尙書，仍留巡撫之任。朱文正公年譜

珪修黃閣河朱氏家譜，是年刻成。朱文正公年譜

三四月間，先生遺孤錫庚去安徽。朱珪知足齋詩集，章學誠與朱少白書。

五六月間，章學誠亦去安徽。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

十一月十七日，友人袁枚卒，年八十二。孫星衍袁君枚傳

先生卒後十七年當嘉慶三年戊午(西曆一七九八)

二月，友人余廷燦卒，年七十。唐仲冕余存吾墓表

先生卒後十八年當嘉慶四年己未(西曆一七九九)

弟珪正月奉召入京，賜第於西華門外前宅胡同，加太子太保銜，三月充會試總裁官，實錄館正總

裁，兼國史館副總裁，十月累擢戶部尚書，十二月命爲上書房總師傅。（朱文正公年譜）

八月，弟子洪亮吉上書王大臣言政事，大恉指斥佞臣奔競，羅列中外官罔上負國者四十餘人。得罪，對簿，詞色不撓，幾陷重辟，得減死遣戍伊犂。明年四月卽被詔釋還。（文獻徵存錄洪亮吉傳，國朝漢學師承記洪亮吉傳。）

是年，弟子吳鼒成進士。（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弟子趙希璜渭川刻黃仲則詩鈔。（兩當軒集卷末吳蔚光序）

十月二十九日，弟子武億卒，年五十五。（知足齋詩集卷五武君墓誌銘）

先生卒後十九年當嘉慶五年庚申（西曆一八〇〇）

弟珪兼署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朱文正公年譜）

先生卒後二十年當嘉慶六年辛酉（西曆一八〇一）

先生之遺草，幾於龍蛇蟠屈，又參以六書。（朱珪笥河先生詩文鈔前序）是年春，其詩稿由子錫庚歸於弟珪。（朱錫庚笥河詩集序）

三月，珪蹟臥牀榻，夜半披衣，爲之校讎。其不可辨者，皆一一推詳校正。蓋惟珪知先生字跡及其所讀之書，所構之意也。朱珪笥河詩文鈔前序，笥河詩集後跋。既竣事，歸其稿於錫庚。錫庚攜之山西，繕爲清本，後跋 並選刻詩十九首。朱錫庚笥河詩集序

四月，弟珪充會典館副總裁。朱文正公年譜

十一月，弟子章學誠卒於浙江紹興。年六十四。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 吳蘭庭卒於歸安。年七十二。嚴元照悔庵學文集吳胥石傳

先生卒後二十一年當嘉慶七年壬戌（西曆一八〇二）

弟珪奉旨以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銜。朱文正公年譜

二月二十三日，弟子史鴻義卒，年六十四。知足齋文集卷五誥封朝議大夫史乙山墓誌銘

四月二十八日，弟子范鏊卒。年六十。知足齋文集卷五光祿寺卿范君墓誌銘

先生卒後二十二年當嘉慶八年癸亥（西曆一八〇三）

冬，錫庚請假入京，攜先生詩稿，請珪再爲之校譌訂是。（朱珪笥河詩集後跋）

先生卒後二十三年嘉慶九年甲子（西曆一八〇四）

是春，弟珪校定先生詩，自甲子至於辛丑，釐爲二十卷，刻之較全稿得十之七。其未刻者，或係一時酬應遊戲之作。三月二十六日，珪跋其後。（朱珪笥河詩集跋）

十月朔，珪刻笥河詩集成，爲之前序。先是，在浙皖時，曾刻笥河古文鈔三卷茲亦附於後。總名曰笥河詩文鈔。（朱珪笥河詩文鈔前序）

珪進呈其知足齋詩集二十卷，屢擢至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旋兼國史館會典館會試正總裁。（朱文正公年譜）

十月二十日，友人錢大昕卒於紫陽書院，年七十七。（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王昶春融堂集。）

先生卒後二十四年當嘉慶十年乙丑（西曆一八〇五）

二月十四日，紀昀卒，年八十二，謚曰文達。據知足齋文集卷五監事謚文達紀公墓誌銘。國朝漢學師承記紀昀傳作正月十五日。

先生卒後二十五年當嘉慶十一年丙寅（西曆一八〇六）

十一月五日，弟珪卒。朱文正公年譜

六月六日，友人王昶卒，年八十三。國朝漢學師承記王蘭泉先生傳

先生卒後二十八年當嘉慶十四年己巳（西曆一八〇九）

五月十二日，弟子洪亮吉卒。國朝漢學師承記

先生卒後三十二年當嘉慶十八年癸酉（西曆一八一三）

先生爲文素不易稿，文成，輒爲人取去。既沒，遺孤錫庚抱守遺篇，蒐羅放佚，每得於所知之家，碑表誌銘爲多。萃合成集，得奏摺七篇，進呈詩文十四篇，次賦八篇，序十二篇，跋尾書後十九篇，記十三

篇，書議銘讚並爲雜著四十二首，行狀六篇，碑記十一篇，神道碑一篇，墓誌銘三十一篇，別傳三篇，紀事九篇，哀辭四篇，祭文十九篇，合爲十六卷，名曰笥河文集。詩二十卷，已別刊爲集，故不錄。錫庚編摩藏弆，宦游所至，必奉以行，凡歷三十寒暑。至是年夏，客濟南，發篋命工重寫，編次校正，裝訂成帙。（據笥河文集卷首錫庚序）

錫庚游幕濟南時，請山東全省督糧道孫星衍爲先生作行狀。行狀略曰：

「……先生以南宋已來，說經之學多蹈虛，或雜以釋氏宗旨，明儒學無淵源，矯枉不得其正，又溺於制義聲律，而經學放絕焉。國朝顧氏炎武、閻氏若璩，雖創通大義，惠氏士奇父子抱殘守缺，而嚮學者尙未殷盛。先生以爲經學本於文字訓詁，又必由博反約。周公作爾雅，釋詁居首；保氏教六書，說文僅存。於是刊布許氏說文於安徽，以教士。復奏請采錄永樂大典逸書，上覽奏異之，迺命開四庫全書館，御製詩以紀其事。又以十三經文字傳寫譌舛，奏請倣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立石太學，奉諭緩辦。因著十三經文字同異若干卷，藏於家。於時皖、閩之士，聞緒言餘論，始知講求根柢之學。

「四海好學能文者，俱慕從先生游；而戴徵君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諸人，深於經術訓詁之學，未遇時皆在先生幕府，卒以撰述名於時，蓋自先生發之。

「先生剛腸疾惡，俗流不敢至其門。寒畯有一善，譽之如不容口。其在都，載酒問字者，車轍斷衢路。所至之處，從游百數十人。……

「其後文正主持文教，海內名流，皆以暗中索拔，多先生所賞契者。故世稱據經好古之士爲朱派云。……蓋郭林宗之識士，鄭康成之通經，兼而有之矣。

「子二：長錫卣，福建鹽場大使。次錫庚，山西候補直隸州知州。錫庚能讀父書，亦以耿介取忤於流俗。孫五人。

「星衍不識先生而受知於文正，與先生子錫庚交最久，故深悉先生學行，具列事實如右。……」

先生卒後三十四年，當嘉慶二十年乙亥（西曆一八一五）

門人李威覆校先生文集，鏤板於京邸，以傳於世。六月七日，先生次子錫庚序之曰：

「古者無集之名，亦無古文之目也。蓋自六藝之道微而諸子興，百家之說熄而文集盛矣。末明乎集之源委與夫文之流別，將以讀先子之文，不可得已！夫文與六藝相附麗，未有離藝獨行者。周秦以前尙矣。自漢以降，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倫，其爲文雄傑一時，第必視其學藝之所至迺成一家之書。若司馬遷之爲春秋家言，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並爲儒家者流，是也。傳稱董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瑕邱江公吶於口，與仲舒議，不如仲舒：是則文雖附藝而行，不善爲文，雖精通六藝，尙不足顯用。故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是必貴有文也。至若從橫者流，以言相感，比事推類，長於諷諭。故莊助持議，大臣數詘；鄒陽陳辭，驕主同心；下及徐樂枚乘主父偃輩，皆挾短長之術，爲敷揚之辭：固不必根柢學藝而後附麗成文。文之獨行，蓋自從橫之流始。其後競爲侈靡閎衍，沒其諷諭之義。司馬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武帝，讀之反縹縹有陵雲之志。東方朔枚皋之徒，不根持論，往往跡於俳優，故自詆媟其文，頗自悔焉。揚雄以爲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蓋自是文之與辭，遂有攸分。然文雖升降遞嬗而集之名尙未有稱者。及乎魏晉，更爲麗辭偶語。文氣既殊，規制迥別。迺目往古之文，謂之散行；當世之文，謂之駢體。古

文之稱，良由斯起。文集之漸，質始濫觴。魏文譔陳徐劉應之文爲一集，是爲文集權輿。晉摯虞文章流別，梁蕭統昭明文選，猶其後也。逮夫晉著作郎李充徑易七略七志爲四部，子集二門儼然對峙。隋經籍志因之，遂爲永制。不知史本發源於經，集固支分於子。蓋自是經史判而六藝淆，專集行而諸子亡矣。唐宋文人，代有專集。記序疏狀，碑銘頌誄，體類始備。第人各爲集，充棟插架，幾至家有一編。大氐跡近辭章，而於六藝之文，相去日遠。元明以還，迄於本朝，以古文辭自命者，輒以韓柳歐曾王蘇諸集爲宗，號稱八大家，似近著述之旨。然不師其意而徒襲其貌，未成文章，先生蹊徑，初無感發，輒起波瀾，不問事之鉅細，專以簡鍊爲工，無分言之短長，每以佶聱爲古。遂洒割段爲文，模倣蹈襲，雷同剿竊，如出一手。苟不如其所爲，轉相非笑。蓋自是文道蓁塞，不絕如線矣。夫韓柳歐曾王蘇諸集，亦必有其所學之本，乃自成其立言之體。今不學其所學而徒學其外之文，是猶學步邯鄲，未得髣髴，轉失其故步耳。將欲以讀先子之爲文，豈非以莛撞鐘，膠柱鼓瑟，烏可得耶？

「昔者先子有言曰：「文無常律，唯求其是。」又曰：「有意爲文，絕非眞文。」故集中之文，不越

考古記事二端而不爲論辯。夫考古者，經之遺也。記事者，史之職也。不爲論辯者，六藝而外，有述無作也。嘗謂「經學不明，良由訓詁不通。通經必先識字，庶幾西漢諸儒所講之經可以明，而後世望文生義之弊絕」。欲倣揚雄訓纂而譔纂詁。又謂「學者不通古音，無以遠稽古訓。故劉熙釋名因聲求詁；揚子法言偏歷輶軒。可以異域之言而證近正之訓。亦可以殊方之聲以推往古之音。庶幾周秦漢魏音聲遞變之故可以通」。欲倣方言而譔方音。「禮起於未然，制莫精於喪禮」。譔禮意。「禮莫古於儀禮，苦節文之難讀」。撰釋例。所輯金石遺文，漢唐以及元明，不下千通。謂「金石文字上可輔經，下可釋史」。嘗倣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譔五代史補注若干卷。既成，爲人誤燬。凡所纂著，缺而不錄。第其微言遺旨往往錯見於簡篇。好學深思，自可按而窺也。然則先子是編，雖以集名，其與世之所爲文集者，固皎然殊矣……」

錄自笥河文集卷首

錫庚復懼編次失序，或有從而非議之者，更爲敍錄以明之。曰：

「昔班氏藝文志區六藝爲九，於是詩賦別爲一種，斯後世文集之權輿。第議奏附於禮經，論斷入於春秋家言，當時尚未有經史之分，烏覩所謂文集哉？班氏以降，東漢魏（一本作隋）晉宋諸史書，於

文人傳中，敍其傳著，但曰「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蓋古人之文，散著篇籍，固不必強以類從也。晉摯虞文章流別不傳，傳於今者莫先於梁昭明文選，第總集之類例，與專集之成一家言者既有不同，姑就其所分之類例論之，固已未能盡善，前賢已有議及者。如賦爲古詩之流，離騷亦賦也；別賦與騷爲二。枚乘七發皆設問也，而別爲七之名；然則九辯九歌可別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而別爲難體；然則客難而外，解嘲別爲嘲體，賓戲別爲戲體，可乎？漢武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以其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班固敍傳即史遷之自序也；乃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曰史述贊。若夫封禪典引美新者頌也；因稱符命以述功德，而別其體爲符命。魏文典論亦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以論名書耳；乃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凡此之論，未可殫詁。後之專集，自爲類例，各有短長。李翺次昌黎文集，於不可分類之中，或曰雜著，或曰雜文，似爲近之，然亦未可盡取爲則也。蓋一人之文，各有專長，固不必強爲區分類別，諸體畢備爲工。即若詞章之家，詩賦居先；經術之士，長於考辯；史家者流，長於論斷。後之編次其文者，當知其所專屬。循其詣趣，庶得旨歸。近集有長於敍事之文者，以碑表誌狀居首，亦其例也。

今錫庚是編，不敢強分類例，其後先之次，以意相從，雖未合乎時趣，實無乖於義理。唐宋以來，奏疏代制，各有專集。今以奏摺冠於編首，而進呈賦頌歌章次之，總成三卷。不歌而誦謂之賦，感物造端，於文爲近。今以賦騷諸篇別爲一卷，次於下。著述之旨，彰往考來，溯厥本源，莫重於序，故

以冠考證諸篇之首。其贈言亦附之。書後跋尾，多所論訂，故次於序。記所以述往古之遺，載一時之蹟也；書所以商榷古今，辨論異同也：故又次之。其餘議讚箴銘，篇幅無多，概曰雜著，附於後。總四卷，爲上編。敍事之文，所以備史官采擇，故首列行述行狀。（中有先府君行狀先仲兄行狀，尤關家乘。）傳之久遠，莫宜於金石，故次之以碑記。次墓碑墓表。（中有邵汪兩先生墓碑，皆本朝碩儒。）次神道碑，次墓誌墓碣。至於別傳家傳，亦闡幽之文也，故附於後，而以記事書事次之。哀詞有序，亦紀事之文也；祭文述事，亦哀詞之類也：故又次之。總八卷爲下編。此編纂先大夫文集之大略也：謹敍錄如右。』（見笥河文集卷首）

名達按：朱錫庚與章學誠交遊甚久，受學誠影響最大，故其編次笥河文集，極有條理。較諸他人文集，高出萬倍。

又案：錫庚字少白，章氏遺書有與朱少白書多通。著有文集，原本今在日本京都文求堂。

是年九月，姚鼐卒於南京。（姚瑩姚先生鼐家傳）

先生卒後三十六年當嘉慶二十二年丁丑（西曆一八一七）

仲冬，笥河詩文集始刊成。據詩集目錄末錫庚附誌

先生卒後三十七年當嘉慶二十三年戊寅（西曆一八一八）

弟子江藩著漢學師承記，有朱笥河先生傳。在卷四 略曰：

『先生博聞宏覽，於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不取宋元諸家之說。十七史涑水通鑑諸書，皆考其是非，證其同異。汎濫諸子百家，而不爲異說所惑。古文以班馬爲法，而參以韓蘇。詩歌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先生之學可謂地負海涵，淵渟嶽峙矣。

『先生性愛山水，探黃山武夷之勝，峭壁巉巖，不通樵徑，攀藤附葛，必登其巔，題名鑴石而下。性又喜飲，至連舉數十觥不醉，拇戰分曹，雜以諧笑。每酒酣耳熱時，議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清濁，分別邪正，慷慨激昂，聞者悚然。

『屢主文柄，搜羅英俊。如大理寺卿陸錫熊，吏部主事程晉芳，禮部郎中任大椿，皆所取士也。臧編修震，汪明經中，皆兀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先生幕中，獨於先生無間言。陽湖孫觀察星衍，爲

諸生時，以不見先生爲恨，屬同邑洪君稚存爲紹，願遙執弟子禮。天下士仰慕丰采，望風景附，有如此。

「先生提倡風雅，振拔單寒，雖後生小子一善行及詩文之可喜者，爲人稱道不絕口，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廣廈千間之概：是以天下才人學者從之者如歸市。

「所居之室，名曰椒花吟舫。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數萬卷，碑版文字千卷，終年吟嘯其中。足不詣權貴門，惟與好友及門弟子考古講學，醵酒盡醉而已。

「藩年十六，卽受知於先生，每酒闌燈灺時，每謂藩曰：「吾儕當以樂死，功名利鈍何足介意哉？」

先生之襟期磊落，蕭然遠矣……」

是年，友人翁方綱卒，年八十六。國朝漢學師承記

先生卒後四十年當道光元年辛巳（西曆一八二一）

弟子溫汝适卒。張維屏廣東通志

門人一覽表

姓名	字號	籍貫	從遊年月	從遊地址	其所成就	記其師生關係之書籍
王瓖		太倉	乾隆己丑以後	北京	進士	笥河文集卷六莊文敏公御書樓記跋尾。
王西文		關外	乾隆癸未	北京		笥河詩集卷四王生西文用韓韻見投五疊前韻答之。
王鏡曾		宛平		北京		笥河文集卷十一武君神道碑銘。
王	春厓	大興	乾隆辛丑	北京		笥河詩集卷二十宿順河集示秋士春厓，辛丑閏五月朔青陽吳舍人約同人爲二關之遊有作輒和其韻。
王晉	錫蕃	婺源	乾隆庚子前後	北京 福建		笥河文集卷十五書吳節婦事。
王復	秋塍	秀水	乾隆丁酉	北京		笥河詩集卷十五丁酉六月十一日。
史積容	文昰	宛平	乾隆乙酉以後	北京	進士 官至光祿寺卿	笥河文集卷十三封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史先生墓誌銘傳，卷一購獻遺書摺子，卷六聖教序記跋尾。大清畿輔先哲傳。笥河詩集卷五宿二老莊叔度文昰來山中話別，卷十二九月十三日約王懷祖史文昰陳梅岑何數峰娃玉川爲西山之遊。歸自山中柬同遊諸子。

姓名	字號	籍貫	時期	地點	著作	出處
史兆蘭		定興	乾隆乙酉以後	北京		笥河文集卷十三史先生墓碣銘。
江藩	子屏	甘泉			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	漢學師承記朱笥河先生傳。
朱[illegible]		邵武		邵武、北京		笥河文集卷十四邵武縣學生朱君墓誌銘。
伊秉綬	墨卿	寧化	乾隆庚子辛丑	北京		笥河詩集卷二十送伊墨卿歸寧化，辛丑六月十一日伊用侯比部以詩見投和韻。
任大椿	幼植、子田	興化		北京	經典弁服釋例、深衣釋例、緝字林考逸、小學鉤沉、吳越備史注	錢林文獻徵存錄朱筠傳，章學誠蔣漁村墓誌書後，任幼植別傳，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朱笥河先生傳，王昶翰林院編修……朱君墓表。笥河詩集送王懷祖。
何應舉			乾隆庚子	福建		笥河詩集卷十九將去福州集張進士圃亭。
何靑	數峯	歙縣	乾隆甲午以後	北京		笥河文集卷十四何君側室黃氏墓石文，笥河詩集卷十二九月十二日約王懷祖等爲西山之遊，數峯爲落第遊山詩慰之次韻，歸自山中柬同遊諸子，十月十二日同遊陶然亭至夜再飲何數峯寓齋，卷十四何數峯自輝縣拓寄元遺山石本適舉消寒吟會同作，卷十六戊戌歲晚懷人八首，卷十八龍湖道中得數峯自杭州來信。
汪端光	劍潭	江都	乾隆癸巳以後	安徽、北京		笥河詩集卷十一琴溪示范叔度汪劍潭，卷十六戊戌歲晚懷人八首。汪中上朱先生書。

汪中	容甫	江都	乾隆辛卯以後	安徽	述學	李威從遊記。汪中述學別錄朱先生學政記，上竹君先生書，上朱侍郎書。卷施閣集傷知己賦。錢林文獻徵存錄汪中傳，朱筠傳。
汪元勳	君卣			北京		笥河詩集卷五懷京華及門諸子。
宋汝謙		懷遠	乾隆壬辰戊戌	安徽		笥河詩集卷十塗山詩跋。
杜	尊季	貴池	乾隆戊戌辛丑			笥河詩集卷十六爲杜尊季題余生畫竹，卷二十辛丑閏五月朔。
沙儁	仲升	邵武	乾隆庚子辛丑	福建		笥河詩集卷十八既種蕉竹，卷二十寶應道中買魚放生次沙儁韻。
李威	畏吾	龍巖	乾隆甲午以後	北京	說文解字定本十五卷 進士	李威從遊記。笥河詩集卷十二題李生畏吾所畫松伸棘屈圖示，卷十五溫舍人步容午日偕李畏吾黃仲則遊萬柳堂以詩見示依韻和之，烏巖行爲李畏吾作，贈李生畏吾以壽其親，卷十六戊戌歲晚懷人八首，卷十七送畏吾次謝錦江韻時畏吾以獲請封赴官。題唐生孟秦澱花圖和李畏吾韻，卷十八牛嶺憶李畏吾。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朱笥河先生傳。
余元遴	秀書 槃齋	婺源	乾隆壬辰	徽州	廣言 詩集 文集	笥河文集卷十一婺源縣學生汪先生墓表，卷十二婺源余生墓誌銘。
余鵬年	伯扶	懷寧	乾隆己亥前後	北京		笥河詩集卷十六椒花吟舫對唐花示諸生用余伯扶韻。兩當軒集。
余鵬翀	少雲	懷寧		北京	雜著	笥河文集卷十一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偃師武君神道碑銘，錢林文獻徵存錄余鵬翀傳。
吳烜			乾隆丙戌前後	北京		章氏遺書蔣漁村編修墓誌銘書後。
吳鼒	山尊 抑庵	全椒		北京	夕葵書屋詩集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朱笥河先生傳。

吳蘭庭	胥石		歸安	乾隆丙戌辛卯前後	安徽 北京	族譜稿存	笥河文集卷七和州椒聚亭記，笥河詩集卷八除夕，卷十六桐陰獨立圖爲吳胥石蘭庭作。章學誠章氏遺書吳府君墓碑，蔣漁村墓誌書後。卷施閣文集傷知己賦。
武億	授堂 虛谷		偃師		北京	經讀考異 羣經義證 三禮義證 授堂文集 授堂詩集 金石集目 授堂金石跋	笥河文集卷十一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主事偃師武君神道碑銘。武億授堂文集，授堂詩集。國朝漢學師承記及文獻徵存錄之武億傳。孫星衍武億傳。法式善武虛谷傳。
邱向闇					北京		章氏遺書通說。
金鄧	振之		仁和	乾隆丁酉前後	北京		笥河詩集卷十五第七首及送金振之，卷十六戊戌歲暮懷人八首。
倚元坤	仲美				北京		笥河詩集卷五懷京華及門諸子。
林也宴			侯官	乾隆庚寅	福州		笥河文集卷十四葛太宜人墓碣銘。李威從遊記。
林朝綱			侯官	乾隆己亥	福州		笥河文集卷十四陳安人墓誌銘。
林紹芳			侯官	乾隆己亥	福州		笥河文集卷十四陳安人墓誌銘。
范鏊 後更名鰲	叔度	摛生	大興	乾隆癸未前後	北京	光祿寺卿	皇朝詞林典故。笥河文集卷十三國子監生范君墓誌銘，笥河詩集卷五宿二老莊叔度文巖來山中話別，卷十三琴溪示范叔度汪劍潭。朱筠知足齋文集卷五光祿寺卿范君墓誌銘

洪	穎伯		乾隆辛丑			笥河詩集卷二十辛丑閏五月朔爲二閘之遊。
洪禮吉後更名亮吉	稚存 君直 更生 居士	陽湖	乾隆辛卯以後	安徽 北京	春秋左傳詁二十卷 公羊穀梁古義二卷 漢魏音四卷 北雅十二卷 六書轉注錄八卷 弟子職箋釋一卷 補三國晉書地理志 十六國疆域記 乾隆府廳州縣志 北江詩文集	笥河文集卷七遊青山記，遊采石記，卷十四國子監生洪君權厝碣銘，笥河詩集卷八古檜行和洪稚存，卷十一贈洪稚存歸以壽其母，卷十五曹劍亭監司有讀洪稚存詩未見其人寄懷之作余歎其知人，卷十六次施錫蕃韻贈之并簡仲則。黃仲則年譜。王昶翰林院編修朱君墓表。國朝漢學師承記洪亮吉傳。洪亮吉傷知己賦，上朱笥河先生書。書朱學士遺事。洪北江年譜。趙懷玉洪稚存墓誌銘。
胡　梅	眉峯	長洲	乾隆丁酉庚子	北京		笥河詩集卷十六秀水潘湘雲，眉峯將歸吳中，卷十五丁酉六月十一日。
高文照（一作文潔）	東井 參之	武康	乾隆庚寅辛卯	安徽		卷施閣文甲集傷知己賦，笥河文集卷七遊采石記，笥河詩集卷五懷京華及門諸子。
施　晉	雪帆 [illegible]	無錫	乾隆戊戌	北京		笥河詩集卷十六第十三首第十四首。
俞汝驥	邇生	嘉興	乾隆庚子	福建		笥河文集卷七遊玉華洞記。

徐昆	后山	平陽	乾隆戊子以後	北京	古詩十九首說（記朱筠口說）（在嘯園叢書內）	古詩十九首徐昆序，錢大昕序。笥河詩集卷五懷京華及門諸子，笥河文集卷十五蔣秋涇先生傳。
徐鉦	章之	青陽	乾隆己亥庚子	福建 北京		笥河文集卷六蘇州張氏廣韻刊本書後，戴氏校訂水經注書後，竹垞先生日下舊聞書後，明朱謀㙔校刻水經注書後。笥河詩集卷十六宮莊驛示何數峯陳秋士徐章之用高達夫汎清河詩韻，錦江秋士章之得三小石於箬溪章之以一歸余余銘之。
徐瀚	文阿	宛平	乾隆辛卯前後	北京 安徽		洪亮吉書朱先生事。笥河文集卷七遊采石記，卷五說文解字序，卷六明朱謀㙔校刻水經注書後。笥河詩集卷八渡運河之江南界，渡淮三首。
徐立綱	條甫			北京		笥河詩集卷五懷京華及門諸子。
徐書受	尚之	武進	乾隆甲午以後	北京		笥河文集卷十四楊孺人墓誌銘，笥河詩集卷十五丁酉六月十一日諸君招余集陶然亭分賦。
唐佩衡	孟秦	大長	乾隆庚子	福建 北京		笥河文集卷七遊玉華洞記，笥河文集卷十七題唐生孟秦澉化圖和李畏吾韻，卷二十辛丑閏五月朔青陽吳舍人約同人為二闢之遊孟秦有作輒和其韻。
孫星衍	伯淵 淵如	陽湖			尚書今古文注疏 周易集解 寰宇訪碑錄 平津館金石萃編 文集 詩集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朱笥河先生傳。洪北江文集上朱笥河先生書。

馬紹基	章斟	元和	乾隆己丑以後	北京		章學誠紀年經緯序。笥河詩集卷八送馬章斟歸蘇州，卷十二贈馬補庵。
張　燾	慕青	宣城	乾隆庚寅前後	北京	侍講學士	笥河文集卷七嘉樹屋題記，詩集卷六禹城道中作。
張世升	虞卿		乾隆戊子庚寅	北京		笥河詩集卷五懷京華及門諸子。
張龍升		望江	乾隆壬辰甲午	安徽 北京		笥河文集卷十二西城兵馬司副指揮使張君墓碣銘。
張　潤		安州	乾隆丁亥以後	北京		笥河文集卷十四處士安州張君墓碣銘。
張　彤	夢樓	烏程	乾隆丁酉前後			笥河詩集卷十五丁酉六月十一日。
黃　鉞		當塗	乾隆甲申前後	北京		笥河文集卷六唐彭況權殯誌銘跋尾。
黃景仁	仲則 漢鏞	武進	乾隆辛卯以後	安徽 北京		笥河文集卷七遊采石記，遊青山記。笥河詩集卷八桓溫墓次黃仲則韻，卷十贈洪稚存歸以壽其母，卷十五溫景萊黃仲則楊茘裳兒子錫卣同以正月四日生溫步容以四人相值之奇招飲僕亦與席以詩紀其事，溫舍人步容午日偕李畏吾黃仲則遊萬柳堂以詩見示依韻和之，送陳秋士遷館用仲則韻，曹劍亭監司有讀洪稚存詩未見其人篙懽之作余歎其知人復以才士黃仲則告爲。王昶翰林院編修朱君纂表。錢林文獻徵存錄黃景仁傳，朱筠傳。洪亮吉壽朱先生事，傳知已賦。兩當軒集卷三至卷十五，及自序。王昶黃仲則墓誌銘。黃仲則年譜。洪北江年譜。
黃憲商		六安	乾隆壬辰	六安		笥河文集卷七黃進士本田藝菽圖記。
黃岳商		六安		六安		同右

黃璞庵		六安		六安		同右
黃杏齋		六安		六安		同右
黃榜齋		六安		六安		同右
黃	左田		乾隆癸巳			笥河詩集卷十一過河間示黃左田濮荆南。
莊炘	虛庵					卷施閣集傷知己賦，國朝漢學師承記洪亮吉傳，章氏遺書庚殿侍讀著。
莫景瑞		定安	乾隆戊子以後	北京		笥河文集卷七莫氏詒穀堂記。
莫與儔	遜之 超士	獨山	乾隆辛卯前後	北京 安徽		皇朝詞林掌故。笥河文集卷七遊采石記，笥河詩集卷十別莫遜之。
陸錫熊	耳山 健男	上海	乾隆辛巳以後	北京	篁齋詩文集	笥河文集卷十三誥封奉直大夫刑部貴州司主事祝君墓誌銘，卷十五書蕭山汪氏二節婦事。王昶春融堂集翰林院編修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朱君墓表。錢林文獻徵存錄朱筠傳。
梁景陽		麻城	乾隆己丑以後迄己亥	北京	吏部員外郎	笥河文集卷十麻城梁君客葬墓碑記。
梁上國			乾隆庚子	福建		將去福州集張進士園亭。
陳宋賢	秋士 菊八	武進	乾隆丙申迄辛丑	北京 福建		笥河文集卷十一武君神道碑銘，卷八研銘，卷七遊玉華洞記，卷九送陳秋士歸武進序。笥河詩集卷十五過陳秋士遲館，卷十六戊戌歲晚懷人八首，富莊驛示何數峯陳秋士徐章之，卷十七錦江秋士章之得三小石於籍溪余銘之秋士刻之，卷十九將去福州集張進士圖亭，卷二十宿順河集示秋士春厓。

姓名	字號	籍貫	時期	地點	著作	出處
陳熙	梅岑		乾隆戊子以後	北京		笥河詩集卷十二九月十三日約王懷祖史文景陳梅岑何敏峯任玉川爲西山之遊，歸自山中東同遊諸子，卷十六戊戌歲晚懷人八首。
陳	豹章		乾隆己亥前後	北京		笥河詩集卷十六己亥除夕次陳生豹章韻示諸友，送彝齋次陳豹章韻。
章學誠	實齋	會稽	乾隆乙酉以後	北京 安徽	文史通義 永清縣志 湖北通志 史籍考 章氏遺書	笥河文集卷五椒花吟舫小集序，卷七遊香山記，遊采石記，卷十七邵念魯先生墓表；笥河詩集卷五懷京華及門諸子，卷十六安武定門外阻風題。章氏遺書朱先生墓誌銘，朱先生別傳，朱先生五十屏風題辭，朱母王淑人六十序，與邵二雲書，上朱先生書，與朱少白書，上石君世叔書，卷施閣集傷知己賦。洪北江年譜。黃仲則年譜。南江文鈔，與章實齋書。任幼植別傳，邵與桐別傳，周竇谷別傳。文獻徵存錄朱筠傳。
馮敏昌	魚山 伯子	欽州	乾隆戊戌	北京		笥河詩集卷十六送馮庶常敏昌。
馮廷正	秋山	代縣		北京		章氏遺書馮瑞槃別傳，馮定九家傳。
馮廷工	仲圅	代縣	乾隆庚寅戊戌	北京		笥河文集卷十四黃孺人墓誌銘。笥河詩集卷五懷京華及門諸子。
湯修業	賓鷺		乾隆乙未	北京		笥河詩集卷十三送湯生修業之廣東和石君韻。

程元基		儀徵			翰林院檢討	汪中述學別錄上竹君先生書，大清故翰林院檢討程君墓表。
程秉銓	量卿		乾隆庚子	福建		笥河詩集卷十九程量卿以岑山圖索題爲作長句。
程晉芳 初名廷鐄	魚門 蕺園	江都	乾隆	北京	勉行堂文集十卷 蕺園詩集三十卷 周易知旨 尚書今文釋義 左傳翼疏 禮記集釋 尚書古文解略 詩毛鄭異同考 諸經答問 羣書題跋	笥河文集卷一購獻遺書摺子，卷五椒花吟舫小集序；笥河詩集卷二送程二魚門歸淮上，卷六舟之江口卻寄程舍人魚門，渡江，卷十二歸自安徽石君弟用魚門移居詩韻見寄報之，正月二十五日會飲於釣魚臺圖裕軒別業，法源寺同看海棠次魚門韻郎呈經隆，魚門招飲看瓶中芍藥假余所藏方寀之臨古帖卷子示客同作，卷十四丁酉六月十一日諸君招余集陶然亭分賦，卷十六過清曠亭之法，七祖翰林院編修朱君墓表。文獻徵存錄朱筠程晉芳傳。漢學師承記程晉芳傳。袁枚程魚門墓誌銘。徐書受程魚門墓表。
萬應馨	黍維	宜興		北京		笥河詩集卷五贈別黍維、知足齋集卷十一頁一。
溫汝适	質坡 步容	順德	乾隆辛卯戊戌間		官至兵部右侍郎。雪齋詩文鈔，曲江年譜，韻學紀聞，日下紀遊，咫聞錄。	笥河詩集卷十四古詩贈溫步容，卷十五第一首，第四首，第五首，卷十六送溫步容，戊戌歲暮懷人八首。李元度溫汝适事略。
溫	景萊		乾隆丁酉前後			笥河詩集卷十五溫生景萊黃生仲則楊生荔裳兒子錫卣同以正月四日生詩紀其事。

楊師會	雩泉		乾隆辛未以後	北京		筍河詩集卷五懷京華及門諸子。
楊芬潒 又名揆	荔裳	金匱	乾隆丁酉前後			筍河詩集卷十九同右，又卷十六戊戌歲晚懷人八首。
楊登宴		連城	乾隆庚子	福州		筍河文集卷十四附貢生楊君墓誌銘。
楊登谿		連城	乾隆庚子	福州		同右
楊新		連城	乾隆庚子	福州		同右
楊谿		連城	乾隆庚子	福州		同右
趙希璜	渭川	長寧				兩當軒集卷末吳蔚光序。
趙萬隆	霽渼	當塗	乾隆庚子	福州		筍河文集卷七遊玉華洞記。
鄒玉藻		奉新	乾隆辛巳以後			筍河文集卷十三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鄒愼芳先生墓誌銘。
蔡剛		休寧	乾隆壬辰	休寧		筍河詩集卷九壬辰四月三日休寧縣學試得蔡生。
蔡必昌	予嘉	宛平	乾隆丁丑以後迄辛丑	北京		筍河文集卷五送蔡生必昌之官屯留序，椒花吟舫小集序，筍河詩集卷四蔡生予嘉和予用韓韻八疊，卷五懷京華及門諸子，卷十一商家林懷蔡予嘉。
蔡女士	必昌之妹	宛平		北京		懷京華及門諸子。

劉謹之	棧大			北京		笥河詩集卷五懷京華及門諸子。
劉種之	存子			北京		笥河詩集卷五懷京華及門諸子。
蔣雍植	秦樹 漁村 侍闓	懷寧	乾隆辛巳迄庚寅	北京		笥河文集卷十二編修蔣君墓誌銘。
鄭大昕		六安	乾隆壬辰	六安		笥河文集卷七黃進士本田藝菽圖記。
錢坫	獻之	嘉定	乾隆甲午以後	北京	詩音表 車制考 論語後錄 十經文字通正書 新斠注地里志	笥河詩集卷十二送錢獻之坫還嘉定郎題其篆秋書屋圖，卷十五丁酉六月十一日諸君招余集陶然亭分賦，送錢獻之。錢林文獻徵存錄錢坫傳。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鍾大受			乾隆庚寅	福州		李威從遊記。
戴	漁卿		乾隆辛卯前後	北京		笥河詩集卷七南鎮留蔬王君曾鐸之意，卷八送戴漁卿。
謝泳	錦江	繁昌	乾隆庚子	福建		笥河文集卷七遊玉華洞記，笥河詩集，卷十七庚子正月九日遊鼓山和謝錦江韻，孟春十九日諸子北行謝錦江送之橫山橋作詩余未獲往依韻，錦江秋士章之得三石於蔡溪。

姓名	字號	籍貫	從遊年月	從遊地點	其所成就	記其師生關係之書篇
濮荊南			乾隆癸巳	河間		笥河詩集卷十一過河間示黃左田濮荊南。
瞿華			乾隆壬午			笥河詩集卷四題瞿生所畫登山望雁圖。
蘇加玉	餐霞	太倉	乾隆庚子	福建		笥河文集卷七遊玉華洞記。
顧之慈			乾隆癸未以後			笥河文集卷十三封光祿寺署正候選州同知王君墓誌銘。
鄭景瀚			乾隆庚子	福建		笥河詩集卷十九將去福州集張進士園亭。

附錄 門下門生

姓名	字號	籍貫	從遊年月	從遊地點	其所成就	記其師生關係之書篇
汪輝祖	龍莊 煥曾	蕭山	乾隆己丑以後	北京	史姓韻編 元史本證 讀史掌錄 九史同姓名略 二十四史同姓名錄 三史同名錄 龍莊遺書	笥河文集卷十五書蕭山汪氏二節婦事。
祝雲棟 初名昴		固始	乾隆己丑以後	北京		笥河文集卷十三誥封奉直大夫刑部貴州司主事祝君墓誌銘。

附錄　幕下友生

姓名	字號	籍貫	從遊年月	從遊地點	其所成就	記其友好關係之書篇
王念孫	懷祖	高郵	乾隆辛卯前後數十年	北京安徽	廣雅疏證 讀書雜志	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洪亮吉書朱先生事。笥河詩集卷十二卷十三。
邵晉涵	與桐 二雲	餘姚	乾隆辛卯前後數十年	北京安徽	南江文鈔 爾雅正義 舊五代史	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章氏遺書邵與桐別傳，洪亮吉邵學士家傳，南江文鈔與章實齋書。笥河文集遊胥山記，遊采石記，又卷十五。詩集卷八。
戴震	愼修 東原	休寧	乾隆辛卯前後數十年	北京安徽	戴東原集 孟子字義疏證 聲韻考 聲類表 歷問經說	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錢大昕戴東原傳，洪榜戴東原行狀。洪北江年譜。洪亮吉書朱先生事。笥河詩集卷十二，卷十五，文集卷六。

附錄　重要學侶（皆相交數十年者）

姓名	字號	籍貫	記其關係之書篇
孔繼涵	葒谷	曲阜	笥河詩集卷十二孔主事繼涵。
王昶	蘭泉 述庵	青浦	述庵詩鈔卷九懷大興朱竹君庶常。述庵文鈔朱編修墓表，笥河詩集卷四，卷十五。
朱仕琇	梅崖	建寧	笥河文集卷十三朱梅崖墓誌銘，詩集卷十六。梅崖居士全集。
姚鼐	姬傳	桐城	笥河詩集卷十二答姚六姬傳見贈之作，惜抱軒文集卷十，卷十六。惜抱軒詩集卷二，卷三，卷五。
紀昀	曉嵐	獻縣	笥河詩集卷十二入四庫館紀曉嵐同年以詩相贈次韻和之。
袁枚	簡齋	錢塘	笥河詩集卷十一爲袁簡齋前輩題隨園雅集圖。
徐	隣哉	蕭縣	笥河文集卷六徐鄰哉書跋尾。
桂馥	未谷	曲阜	笥河文集桂馥說文統系圖記，詩集卷十六。
翁方綱	覃谿	大興	復初齋詩集卷二十四以前。笥河文集卷五，詩集卷十二，卷十三。

姓名	字	號	籍貫	出處
曹學閔	孝如	慕堂	汾陽	笥河詩集卷四，卷六，卷七，卷十三。笥河文集卷五，卷七，卷十一。知足齋文集卷四宗人府丞曹公墓誌銘。
曹錫寶	鴻書	劍亭	上海	笥河詩集卷一，卷二，卷十五。
張鳳翔	方海		上虞	笥河詩集卷三，文集卷六，卷七。
張模	元禮		宛平	笥河詩集卷二，卷四，卷十一。
程瑤田	易疇	葺翁	歙縣	笥河文集卷六程葺翁畫册跋尾。
馮廷丞	均弼	康齋	代縣	章氏遺書湖北按察使馮君家傳，笥河文集卷五，卷十，詩集卷四，卷五，卷六，卷八。
圖鞳布	裕軒		旗人	笥河詩集卷十二，卷十三，知足齋文集卷三裕軒先生墓誌銘。
陳夢元	涵一			笥河文集卷五陳涵一詩序，詩集卷十三陳體齋檢討旋攸贈行。
陳本忠	伯思		昌平	章氏遺書陳伯思別傳，笥河文集卷十六，詩集卷三，卷六，卷十二，卷三。
陳本敬	仲思		昌平	同右
錢載	籜石		秀水	笥河詩集卷四，卷六，卷十五，卷二十。王昶蒲褐山房詩話。
錢大昕	曉徵	辛楣	嘉定	笥河詩集卷四，卷五，卷七，卷八，卷十二，卷十六。笥河文集卷六，卷十二。錢竹汀文集。
劉崇如	研山			笥河詩集卷一，卷三，卷十一。
嚴長明	冬友	道甫	江寧	錢大昕金陵石刻記序，笥河詩集卷十六贈太平周泉。

詩文年表

名達案：京刻笥河文集十六卷不著作文年月，而皖刻笥河文鈔三卷則各附年月日於篇末，惜其爲數甚寡。茲特詳加考究，考出大半，順序編年，爲表如次。笥河詩集二十卷，概係依照先後編成，極有條理，無須費心，故不贅錄。而題名詩文年表者，義取其全，俾讀者因見此識語而知詩集編年，亦猶詩文皆列於表也。至於專書著述，當另考之；應制詩文，無關學問：概不入此表。

朱筠年歲	乾隆紀元及干支	月日	作文題目	卷數
十七	乾隆十年乙丑	四月二十四日	金魚池賦（並序）	四
二十	十三年戊辰		恭擬東詣南巡頌（謹序）	三

二十一	十四年己巳		擬平金川頌（並序）	三
二十三	十六年辛未		南巡賦（代劉統勳作）	二
二十四	十七年壬申	十月	同姓中黃先生之官蕭山教諭乞訪問先世譜牒爲書數則	八
二十五	十八年癸酉	二月十三日	錢塘吳氏家傳	十五
		二月二十日	少婦周紀事	十五
			觀順天府署諸碑記	七
		十二月	祭興縣孫文定公文	十六
			又祭孫文定公文	十六
二十六	十九年甲戌		哨鹿賦	三
			後哨鹿賦	三
			恭擬東巡大禮頌（並序）	三
二十七	二十年乙亥	二月五日	庚午科舉人呂君行狀	九
			聖謨廣運平定準噶爾恭紀四言詩百韻（並序）	二
			聖謨廣運平定準噶爾賦	二

二十八	二十一年丙子		尹均之母王太宜人七十壽序	(佚)
			與賈雲臣論史記書	八
二十九	二十二年丁丑			
三十	二十三年戊寅		外王舅王北蠶先生墓誌銘	十二
			祭外王姑解太夫人文	十六
			衢州知府穆菴林君行狀	九
三十一	二十四年己卯		平西頌(謹序)	三
三十二	二十五年庚辰			
三十三	二十六年辛巳		恭慶聖母崇慶宣康敦和裕壽純禧恭懿皇太后七十萬壽文	一
			聖駕西巡奉皇太后幸五臺山頌(代作)	三
			祭尹均之母王太宜人文	十六
三十四	二十七年壬午			
三十五	二十八年癸未		書居攝墳壇刊石文跋尾	六
		八月三日	書茅鹿門書卷後	六

年齡	年號		著作	卷頁
三十六	二十九年甲申		先府君行述	九
			從祖劍進士哀辭（並序）	十五
			大宗間代立後議	八
三十七	三十年乙酉		陳未齋先生臨李北海書跋尾	六
			劉鼎彝先生行狀	九
			封光祿寺署正候選州同知王君墓誌銘	十三
			國子監范君墓碣銘	十三
三十八	三十一年丙戌		椒花吟舫小集序	五
			王母高太夫人行狀	九
			祭外姑王母高太夫人文	十六
三十九	三十二年丁亥		聖駕閱河賦（代作）	三
			處士安州張君墓碣銘	十四
四十	三十三年戊子		聖教序記跋尾	六
			安平縣知縣郭君墓誌銘	十四

			蔣秋涇先生別傳	十五
四十一	三十四年己丑	十二月二十日	雅宜山人借卷跋尾	六
四十二	三十五年庚寅		編修蔣君墓誌銘	十二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先生墓表	十一
			葛太宜人墓誌銘	十四
四十三	三十六年辛卯		林青圃先生詩集序	五
		九月十五日	改葬故遜李公墓記	七
		十二月二十七日	遊罘石記	七
四十四	三十七年壬辰	正月六日	書羅烈婦事	十五
		正月十七日	書烈婦晁事	十五
		正月十八日	書趙王氏事	十五
			洪烈婦祠碑記（有詞）	十
		二月朔	邵念魯先生墓表	十一
		二月四日	博平縣知縣朱正甫先生墓碣銘	

二月六日	遊青山記	七
三月	國子監生洪君椒階碣銘	十四
五月	汀州府同知吳君墓誌銘	十四
六月二十日	吳鐖淳先生哀辭（並序）	十五
七月十三日	請貤封庶祖母李摺子	一
九月十七日	恭謝貤封摺子	一
十月二十一日	和州二薛孝子祔祠碑記	十
	貞烈張偶姐哀辭（並序）	十五
十月二十四日	續上王貞烈女墓表	十一
十月	亳州志序	五
十二月	進機亭記	七
	書趙有慶側室王氏事	十五
	安徽試卷序	五
	遵旨覆奏訪求遺書摺子	一

年歲	紀年	月日	篇名	卷
			進呈管見開館校書摺子	一
四十五	三十八年癸巳	正月十八日	說文解字序	五
			請正經文勒石太學以同文治摺子	一
		二月十九日	漢西嶽華山廟碑跋尾	六
		二月二十四日	和州梅豪亭記	七
		四月十三日	先兄仲君行狀	九
		五月四日	書蕭山汪氏二節婦事	十五
		六月	購獻遺書摺子	一
		八月	婺源縣學生汪先生墓表	十一
四十六	三十九年甲午	二月五日	唐彭況樞殯誌銘跋尾	六
		三月三日	草橋修禊序	五
		八月四日	山右三忠祠碑記（有詩）	十
		十一月二十日	董文敏公御書樓記跋尾	六
			西城兵馬司副指揮使張君墓碣銘	十二

年齡	年號	月日	篇目	卷
			誥封奉直大夫刑部貴州司主事祝君墓誌銘	十二
			祭錢文端公文	十六
四十七	四十年乙未		宋李宋篆刻昌黎先生集跋尾	六
			莫氏貽穀堂記（並詩）	七
			黃進士本田墓表圖記	七
			浙江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溫處道芮君墓碣銘	十二
			程蕺翁畫册跋尾	六
			何君側室袁氏墓石文	十四
		秋	文鳥來巢賦（有序）	四
		十月	徐鄭故書跋尾	六
		十月二十四日	烈婦史氏哀辭（并序）	十五
四十八	四十一年丙申	三月八日	編修林君墓誌銘	十三
			封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史先生墓誌銘	十三
			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鄭慎堂先生墓誌銘	十三

			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紀實	一
			漢三公山玄壇刊石文跋尾	六
			柏尺銘	八
四十九	四十二年丁酉	三月八日	河南道監察御史胡君墓誌銘	十三
		九月朔	重刻興復潭柘古剎十方常住碑記	十
			從子錫桓暨婦裴合葬墓碣銘	十三
			楊孺人墓誌銘	十四
			先兄仲君墓誌銘	十三
五十	四十三年戊戌	五月	送蔡生必昌之官屯留序	五
			送陳秋士歸武進序	五
			書陳仲思所贈書後	六
			靈璧徐薛君貞歲畫像記	七
			容園記	七
			書婺源王吳節婦事	十五

			廣濟閔氏先塋碑（并詩）	十
			書閔氏墓碑後	十
			閔貞所畫麻姑圖讚	八
			外舅王舜夫先生墓誌銘	十二
			史先生墓碣銘	十三
			黃孺人墓誌銘	十四
			書吳節婦事	十五
			范安人墓碣銘	十四
			祭章學誠之母史孺人文	十六
五十一	四十四年己亥	二月二十九日	麻城梁君客葬墓碑記（有銘）	十
			陳安人墓誌銘	十四
五十二	四十五年庚子	正月八日	蘇州張氏廣韻刊本書後	六
		正月十九日	明朱謀㙔校刻水經注書後	六
		二月二日	竹垞先生日下舊聞書後	六

年	歲	月日	篇名	卷
		二月	戴氏校訂水經注書後	六
		二月三十日	遊玉華洞記	七
		四月	釐正詩話樓祀位碑記	十
			勸學編序	五
			三百三十三士亭記	七
		八月	福建鰲峯書院入祀林沈朱張四先生議	八
		十一月十八日	移唐林夫人元鄭居士二誌石於福州鄉賢祠壁記	十
		十一月二十七日	朱梅厓先生墓誌銘	十二
		冬	硯銘八首	八
			杖銘	八
			葛太宜人墓碣銘	十四
			附貢生楊君墓誌銘	十四
			李恭人墓碣銘	十四
四十六年辛丑	五十三		婺源余生墓誌銘	十二

十四	邵武縣學生朱君墓誌銘			
八	硯銘五首	六月		

註一　本表所記卷數係乘刻詩文集之文集卷數。

註二　本表所未著錄者，尙有十餘篇。

著述考

文字十三經同異略

先生在安徽時，令門人取十三經本文，分別說文載與不載，標以此名。附刊於說文之後。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著錄，作十三經文字同異云藏於家。阮元作傳，云「著十三經文字同異，未成。」非也。今仍有傳本吾嘗見之。

方音

仿揚雄方言作。以異域之言證近正之訓，以殊方之聲推往古之音。據朱錫庚笥河文集序 今傳本未見。

五代史補注

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例撰，已成，爲人誤燬。朱錫庚笥河文集序

日下舊聞考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地理類一曰：『欽定日下舊聞考一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九年奉敕撰。因朱彝尊日下舊聞原本，刪繁補闕，援古證今，一一詳爲考覈，定爲此本。原書分星土，世紀，形勝，宮室，城市，郊坰，京畿，僑治，邊障，戶版，風俗，物產，雜綴十三門。其時城西玉泉香山諸處臺沼尚未經始，故列郊坰門中，與今制未協。諸廨署未入城市門中，太學石鼓獨別爲三卷，於體例亦屬不倫。今增列苑囿官署二門，并前爲十五門，而石鼓考三卷則并於官署門國子監條下。又原本城市京畿二門，五城及各州縣分閎之地今昔不同，一一以新定界址爲之移正。原本所列古蹟，皆引據舊文，誇多務博，不能實驗其有無，不免傳聞訛舛，彼此互歧；亦皆一一履勘遺蹤，訂妄以存眞，闕疑以傳信。所引藝文，或溢

其所未備，或删其所可省，務使有關考證，不漏不支。至於列聖宸章，皇上御製，凡涉於神京風土者，悉案門恭載，尤足以昭垂典實，藻繪山川。古來誌都京者，前莫善於三輔黃圖，後莫善於長安志。彝尊原本，蒐羅詳洽，已駕二書之上。今仰承睿鑒，爲之正譌補漏，又駕彝尊原本而上之。千古輿圖，當以此本爲準繩矣。』是書總纂官爲先生及竇光鼐張燾許寶善蔡廷衡等。據原書卷首 傳本通行於世。

古詩十九首說

先生平日談論古詩十九首問題，弟子徐昆筆述爲書一卷。今見嘯園叢書中。昆及錢大昕皆有序。

安徽金石志

先生在安徽時，搜搨碑文數百種，作爲此書三卷。見汪中朱先生學政記 傳本未見。

盛京志

先生幼年已爲劉統勳賞識，延之修盛京志。（據朱珪所作神道碑）

笥河古文鈔

三卷。其弟珪在浙皖時所刻。每篇另頁，篇末皆有一行記作文之年月日。吾嘗見之。

笥河文集

凡十六卷，其子錫庚編次，門人李威刊於京師。其詳情見本年譜嘉慶十八年，二十年下。光緒十三年，王灝仿刻入畿輔叢書中，最通行。

笥河詩集

凡二十卷。其弟珪依年編次，出貲刊刻。其詳情見本年譜嘉慶六年八年九年下。

笥河詩文鈔

詩鈔二十卷，古文鈔三卷，朱珪編刻，卽包括詩集與古文鈔爲一也。

筍河詩文集

詩集二十卷，文集十六卷，後人彙刻，最爲完備。

經籍纂詁

先生在安徽時，有志纂輯而不果。其後阮元集衆成之。見錢大昕經籍纂詁序及朱錫庚笥河文集序

集韻或體考

先生嘗作一書專考集韻或體來處，甚詳，迄未成稿。據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二十四枝軒集哭竹君詩自註

儀禮釋例